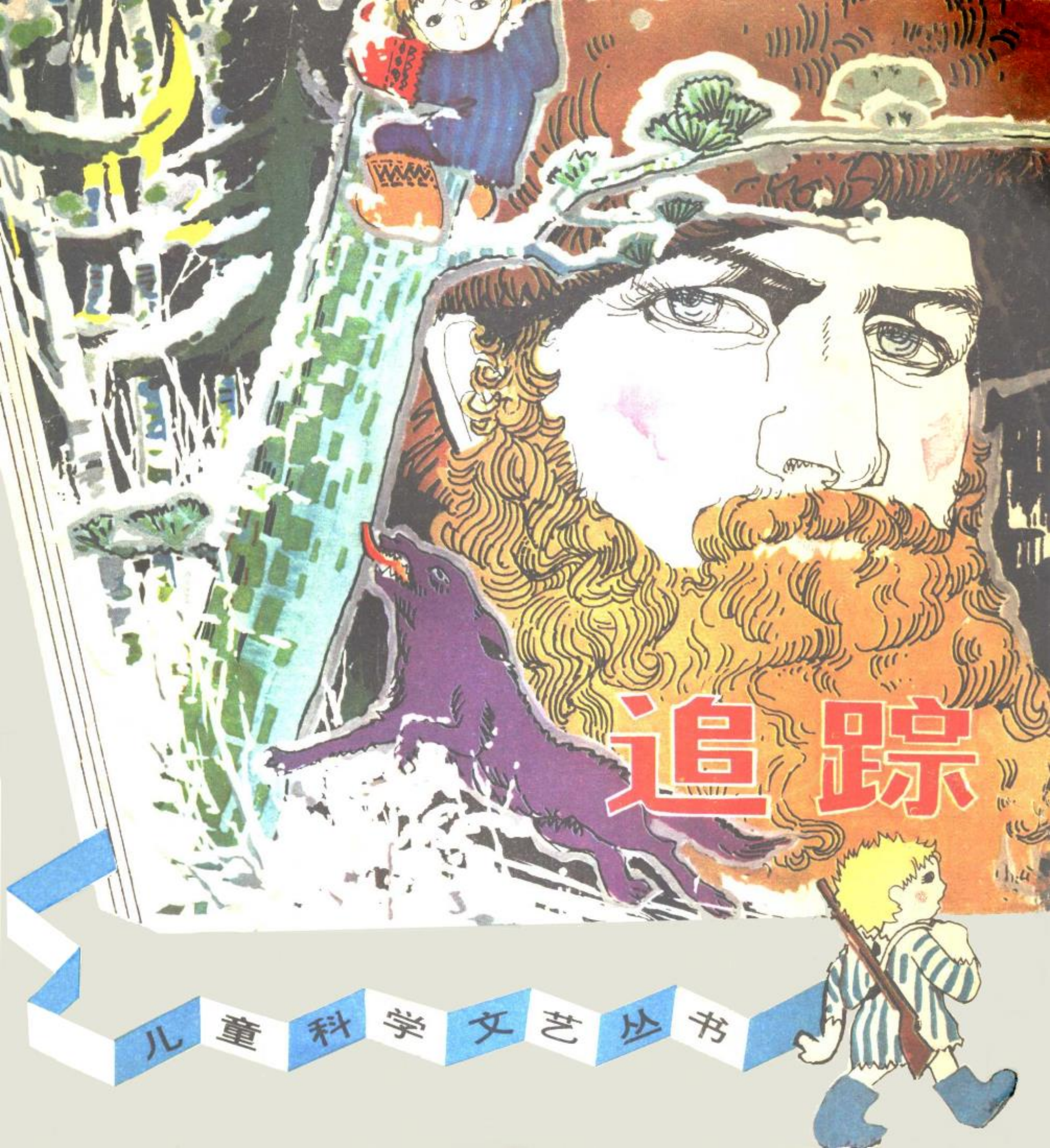


追踪
儿童科学文艺丛书



追踪

〔苏〕维塔利·比安基 著

王 汶 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维塔利·比安基是苏联儿童文学作家。在他的科学童话、科学故事里，呈现着一幅幅活生生的自然图景。他教小读者们揭穿森林的奥秘，猜破飞禽、走兽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谜。这个集子里，包括十篇科学童话，会让你知道：昆虫、飞禽、走兽怎样发声（《谁用什么唱歌》）；鸟类不同的习性、不同的嘴（《谁的嘴顶好？》）；动物生活在不同环境里，有各不相同的脚（《这是谁的脚？》）……这里不仅有丰富的动物知识，更有极为有趣的故事情节。

这里还有象《阿妞特卡的鸭子》、《追踪》等篇，不仅活灵活现地写了各种动物的生态、习性，还刻划了主人公的善良、机智、友爱、勇敢和美的情操。这些都有利于培养小读者的高尚品德。

封　　面：施　蔚
插　　图：樊海忠
责任编辑：金　泉

儿童科学文艺丛书
追　踪
维·比安基 著　王 汶 译
*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北京白石桥紫竹院公园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24　印张 3 1/2　字数：56 千字
1981 年 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0 册　定价：0.30 元
统一书号：10051·1001　本社书号：0189

编　者　的　话

这是一套以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为主要对象的科学文艺丛书。它通过各种文艺形式，生动活泼、形象有趣地介绍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成就，描述科学发展的绚丽远景；帮助儿童认识世界，启迪智慧，开阔视野，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引导儿童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立志攀登科学高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而勤奋学习。

本丛书题材广阔，从蚂蚁蜜蜂到恐龙巨象，从石刀石斧到火箭飞船，从基本粒子到宇宙星空等，均有介绍。体裁也是多样的，如科学故事、科学幻想小说、科学童话、科学曲艺、科学散文、科学诗歌、科学小品等等。

这套丛书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的读者和作者，特别是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协助我们出好这套丛书，积极提出批评和建议，踊跃写稿，使这套丛书成为儿童喜爱的读物。

目　录

谁用什么唱歌 …… 1
谁的嘴顶好 …… 5
这是谁的脚 …… 9
小布谷鸟 …… 14
猫头鹰 …… 23
树林里的水龟虫 …… 27
蜉蝣，或一千零一天 …… 38
阿妞特卡的鸭子 …… 42
追踪 …… 53
大象演员马格斯 …… 64



谁用什么唱歌

你听见树林里奏起了什么样的音乐吗?

听了那个音乐,你会以为所有的飞禽走兽和昆虫生来都是歌手和音乐家吗?

也许当真那样，因为谁都喜欢音乐，谁都想唱歌。不过，并不是谁都有个好嗓子。

现在你听听，没有好嗓子的飞禽走兽和昆虫怎样唱歌。

湖边的蛙半夜三更就开始唱歌了。

它们鼓起耳朵后面的气泡，把头从水里伸出，略微张开嘴……

“呱呱呱——啊！”空气一口气吹了出来。

鹳（鸟）从村庄里听见了，大喜，说：

“简直是大合唱！够我享受啦！”

于是它飞到湖边去吃早饭。

它飞过去，落在岸边，心里想：

“难道说，我连蛙也不如吗？它们没有好嗓子，照样唱歌。让我也试试看。”

鹳（鸟）举起长长的嘴，用上半拉嘴敲起下半拉嘴来，敲得哒哒地响，一会儿敲得轻一些，一会儿敲得重一些，一会儿敲得稀一些，一会儿敲得密一些——活脱脱象是在敲木头响板！它越敲越来劲，把吃早饭的事情都忘了。

鹭鸶正用一条腿站在芦苇丛里，它听见了，心想：

“我是一种没有好嗓子的鹭！鹳（鸟）也不是会唱歌的鸟，可是听听，它奏出了多么动听的曲子。”

它想出了办法：

“我用水来奏乐吧！”

它把嘴伸进湖水，把水含了满满的一嘴，然后使劲一吹。一阵很响的轰鸣在湖面上传开去：

“普鲁姆伯……布……布……嘣！……”活象是一头公牛在吼叫。

“这支歌儿真不难听！”啄木鸟从树林里听见鹭鸶的歌声，心里想道。“我也能找到乐器：树干什么地方不如鼓？我的嘴什么地方不如鼓槌？”

它把背往后一靠，前胸向后一仰，脑袋一晃，就用嘴敲起树干来

了！一点儿不差——完全象是一阵阵的鼓声！

一只生有很长须子的甲虫从树皮下爬了出来。

它把脑袋转呀转，转呀转，它那坚硬的脖子发出一种非常尖细的声音，吱扭吱扭地响着。

长须子甲虫尖叫了半天，简直白费劲——谁也听不见。它的脖子累得够呛，不过它对自己的歌声很满意。

丸花蜂从树底下的巢里钻了出来，飞到草地上去唱歌。

它扇着带纹理的小硬翅膀，围绕草场上的一朵花旋转。发出嗡嗡的声音，活象一根弦在鸣响。

丸花蜂的歌声吵醒了睡在草丛里的纺织娘。

纺织娘赶快调它那极小的小提琴。它的小提琴在小翅膀上。膝盖朝后的长长的后腿就是弓子。翅膀上有小豁口；脚爪上有小钩子。

纺织娘用小脚爪摩擦自己的腰部。翅膀上的小豁口被脚爪上的小钩子挂住，发出唧唧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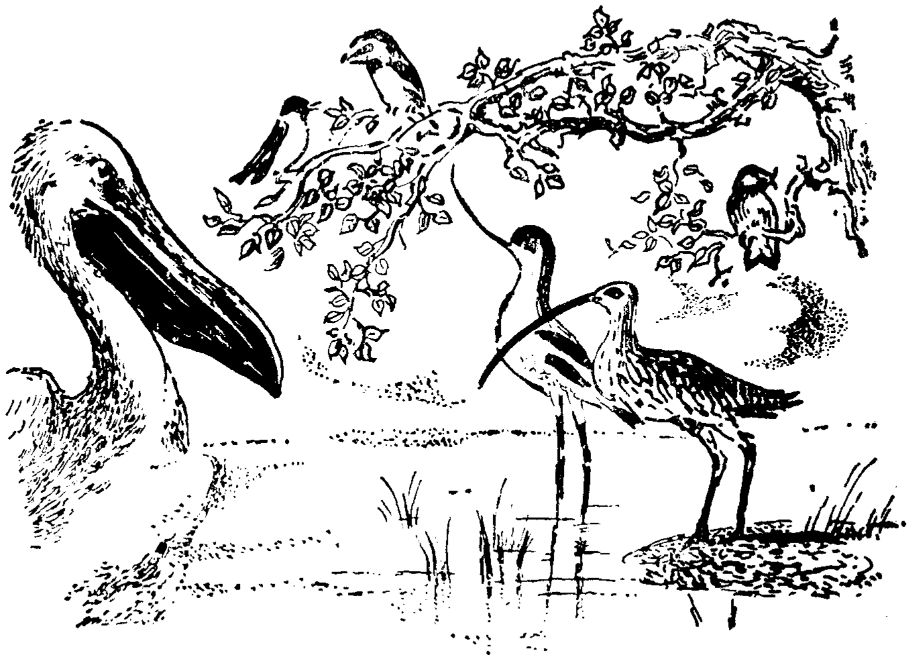
草地上的纺织娘很多——能组成一个完整的弦乐队。

"哎！"站在草墩下的长嘴的扇尾沙雉想道。"我也应该唱歌！不过，我用什么唱呢？我的嗓子不行，嘴不顶用，脖子不好使，翅膀不会发声，脚爪也使不上劲儿……哎！管它三七二十一！——我反正飞上去，发出点儿什么声音，随便用什么东西唱几句！"

扇尾沙雉从草墩后面跳了起来，盘旋上升，飞向云霄。它将尾羽张成扇形，伸直翅膀，把嘴对着地面，一直冲了下来。身子忽左忽右，活象一块从高空向下扔的木板。它用头划开空气，尾巴上的又窄又薄的羽毛兜着风。

从地面上听起来，好象高空里有一只小绵羊在唱，在咩咩地鸣叫。
那是扇尾沙雉在唱歌。
你猜猜，它用什么唱歌?
用尾巴。





谁 的 嘴 顶 好

尖嘴的鹟（wēng）鸟落在树枝上，东瞧瞧，西望望。只要有一只苍蝇或蝴蝶从身旁飞过，它就立刻追过去，捉住，就一口吞下肚去，然后又落在树枝上，四面张望着，等待着。这时，它看见蜡嘴雀正在附近。它向蜡嘴雀发起牢骚来，诉说自己的日子怎么不好过。

“为了找食物吃，可把我给累死了。”鹟鸟说道。“一天忙到晚，从来不休息，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呆一会儿，可还是半饥半饱。你想想看：得捕捉

多少小虫子，才能吃饱啊！我又不能啄谷粒吃——我的嘴太尖了。”

“可不是嘛！你的嘴实在不中用！”蜡嘴雀说，“我的嘴可不象你的！用我的嘴咬樱桃核，就象咬碎硬壳似的，一咬一个。你要是有这样的嘴就好了。”

交嘴鸟听了它的话，说道：

“蜡嘴雀，你的嘴可太平凡了，跟麻雀的嘴一样，只不过厚一点。你看我的嘴多么复杂巧妙！我用我这张嘴一年四季从松球果里掏松子吃，就这样。”

交嘴鸟动作灵巧地把歪嘴插到松球果的鳞片底下，掏出一颗松子。

“真的。”鹟鸟说道，“你的嘴确实构造复杂一些！”

“你们根本不懂嘴的事情！”从沼泽地里传来长嘴田鹬（yù）的嘶哑声音。“好的鸟嘴应该是又直又长的，好用它来从烂泥里挖小虫子吃。你们瞧瞧我的嘴！”

鸟儿们低头往下看时，只见从芦苇丛里翘出一张嘴，象铅笔那么长，象火柴棍儿那么细。

“嗬！”鹟鸟赞叹道，“我要是有这样一张嘴就好了！”

“等一等！”鹬鸟弟兄俩——嘴象锥子般的鹬鸟和嘴象镰刀般的麻鹬，尖着声音一齐喊道。“你还没看见我们的嘴呢！”

鹟鸟仔细一看，看见就在自己眼前，有两张非常出色的嘴，一张嘴朝上，一张嘴冲下。两张嘴都细得象针似的。

“我的嘴朝上，是为了用它在水里挑各种各样的小生物吃。”嘴象锥子似的鹬鸟说。

“我的嘴冲下，”嘴象镰刀似的麻鹬说，“为的是用它从草里捉蚯蚓、

青虫和甲虫吃。”

“是的，”鹟鸟说。“再也想不出比你们更好的嘴了！”

“看来，你还没看见过真正的嘴！”琶嘴鸭从水洼里呷呷叫道。“你看，有什么样真正的嘴！——喏！”

大家忍不住望着琶嘴鸭的嘴噗嗤笑了出来！

“简直是把铲子！”

“用它在水里篦东西可方便极了！”琶嘴鸭恼怒地说完这句话，赶紧又把头钻进水洼里去。

“请注意我的小嘴！”朴素的灰色夜莺在树上低声说，“别看我的嘴非常小，可是它同时又是我的网子，又是我的喉咙。夜里，我贴着地而飞行的时候，蚋虫、蚊子、蝴蝶、蛾子什么的，成群地落在我的网子喉咙里。”

“那是怎么弄的呢？”鹟鸟惊讶地说。

“就这样！”夜莺说着，把嘴一张，这嘴一张开，可真大！惊得所有的鸟儿都向后闪去。

“真幸福！”鹟鸟说道，“我一次捉一只小虫，它一下子就捉好几百！”

“不错，”鸟儿们都表示同意，“有这么大的一张嘴，决饿不死！”

“喂！你们这些小生物！”嘴象口袋似的鹈鹕（tíhú）从湖边向它们喊道。“捉住一只小虫子就高兴，你们就不会给自己贮藏一点儿食物？瞧我：捉住一条小鱼，马上装在口袋里；再捉住一条小鱼，又装在口袋里存起来。”

肥胖的鹈鹕抬起它的嘴，果然在它的嘴底下，有一只满装着鱼的口袋。

“这嘴可太妙了！”鹟鸟扬声说道。“简直是个贮藏室！怎么也想不出

更方便的嘴了！”

“你大概还没看见过我的嘴。”啄木鸟说道，“喏，欣赏一下吧！”

“有什么可欣赏的？”鹟鸟说。“一张顶平凡的嘴，笔笔直的，不太长，没有网子，也没有口袋。靠这样一张嘴给自己找食物，得找很久，更谈不到贮藏了。”

“不能一天到晚光想着吃，”有一张凿子般的嘴的啄木鸟说道，“我们这些林中工作者应该随身带着做粗木工和细木工的工具，我们不仅用那工具给自己找食物吃，而且还用它来凿树——给自己，也给别的鸟造房子。瞧我这把凿子多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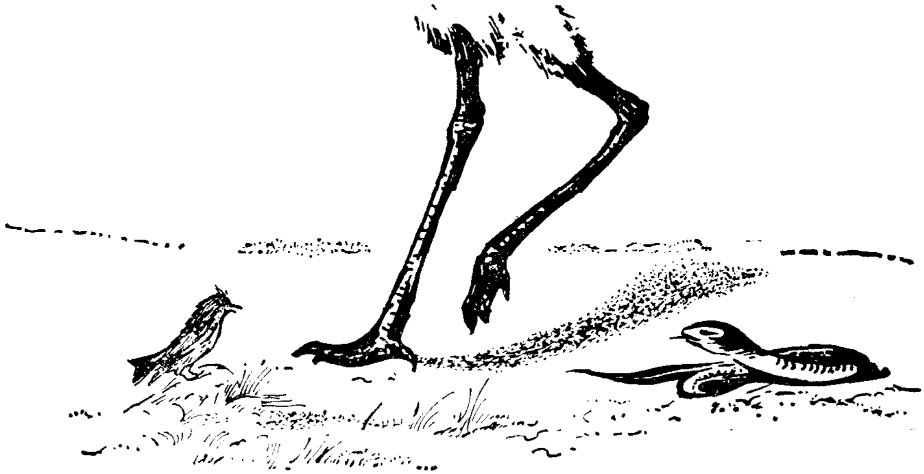
“妙极了！”鹟鸟说，“我看了这么多样式的嘴，可是现在我说不出哪一种嘴最好了。我说，老兄们，请你们并排站到一起，让我好好看看你们，选出一张顶好的嘴。”

于是，蜡嘴雀、燕雀、长嘴鸟、锥状嘴的鸟、琶嘴鸟、网状嘴的鸟、口袋状嘴的鸟和凿子状嘴的鸟列队站到尖嘴的鹟鸟前面。

但是就在这节骨眼儿，一只嘴象钩子似的鹞鹰自天而降，用利爪一把抓住鹟鸟，带去当午饭了。

其余的鸟吓得四散飞逃。





这 是 谁 的 脚

云雀在离地面高高的云霄里飞着，居高临下，看得很远。它一面观看下面的景致，一面唱道：

“我飞呀，飞呀，遨游在云彩间，

草场和田野在我下面。

下面的一切我一目了然。

日月下的一切我全看得见。”

它唱累了，就飞下去，落在一个长草的小土墩上休息。

一条蛇蜥从树下爬出来，向它说道：

“从上面，你什么都看得见。可是从下面，你就谁也认不出了。”

“怎么可能？”云雀惊讶地说，“我准认得出。”

“好吧，那你过来，趴在我旁边。我从下面指给你看一切，让你猜一猜，是谁在走路。”

“瞧你多么鬼！”云雀说，“让我到你跟前去，你要是螫我一口怎么办！我怕蛇。”

“打这儿就可以看出来，你什么也不知道。”蛇蜥说，“首先，我不是蛇，只不过是一条蜥蜴；其次，蛇不是螫，而是咬。我也怕蛇，蛇的大牙很长，牙里还有毒。你瞧瞧我的牙，我的牙很小。用这么小的牙，别说跟蛇斗了，连你，我都打不过。”

“如果你是蜥蜴，你的脚在哪里？”

“我在地上爬的本领不比蛇差，我要脚来干什么？”

“唉，假使你真是没有脚的蜥蜴，”云雀说，“那我就用不着怕你了。”

云雀跳下小土墩，把两条小腿儿往身子底下一缩，就在蛇蜥的旁边趴下了。

它俩并排趴着，蛇蜥问道：

“我说，从上面看的专家，你认一认，是谁走过来了？它到这儿来干什么？”

云雀向自己的前面望去，不由得愣住了。它看见有两条极长极长的腿走了过来。这两条长腿迈过大土墩，就象迈过小土块一样容易，脚趾头在地面上留下一个个趾印。

这两条腿从云雀身上跨过去就失踪了——完全不知去向了。

蛇蜥看了云雀一眼，笑得咧开了大嘴。

它用尖尖的舌头舔了舔嘴唇，说道：

“得啦，朋友，看来你猜不出我给你出的谜。假使你知道，刚才是谁从我们身上跨了过去，你就不会害怕。我躺在这儿，完全看明白了：两条长腿，每一只脚上有三个大趾头、一个小趾头。我已经知道了：这是一只又高又大的鸟，喜欢在地上走来走去——用这样两条长腿，走路很方便。事实就是如此：刚才从这儿走过的是一只鹤。”

云雀听了，高兴得跳了起来——它认得鹤。那是一种又安静又善良的鸟，不会欺负它的。

“好好趴着，别乱跳！”蛇蜥嗞嗞地对它说：“瞧，又有两只脚走过来了。”

真的——两只光脚在地上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了，不知道是谁的脚。

脚趾头上就好象补了一块块碎皮子似的。

“你猜猜！”蛇蜥说。

云雀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起来以前看见过这种脚。

“哎，你呀！”蛇蜥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太好猜了。你看：宽宽的脚



趾头、扁平的脚板，在地面上走路磕磕绊绊的。有这样两只脚，在水里很方便——把脚向侧面一歪，它能象把刀子似的划水。如果把趾头全张开，那就是桨。刚才走过去的，是潜鸭。它是在水里生活的鸟，从湖里游上岸来了。”

这时，忽然从树上掉下一团黑糊糊的毛，从地上起来后，用胳膊肘向前爬去。

云雀仔细一看，原来那并不是什么胳膊肘，而是叠起的翅膀。只见那个毛团团儿朝旁边一歪——它后面还有两只抓力很强的小兽爪子和一根尾巴。在尾巴和爪子之间，连着一片皮膜。

“太奇怪了!”云雀说。“好象是一只有翅膀的动物，跟我一样。可是到了地面上，我怎么也认不出它来了。”

“啊哈!”蛇蜥高兴极了。“你认不出来了。你吹了半天牛，说你认识月亮下的所有的东西，可是你连蝙蝠都没认出来。”

蝙蝠好容易爬上小土墩，展开翅膀，飞回树上去了。

这时，从地底下又出现另外一种脚。

那真是两只可怕的脚掌：腿短短的，毛茸茸的，趾头上有不尖利的爪子，粗硬的脚掌向四外翻着。

云雀吓得直哆嗦，蛇蜥却说；

“我躺在这儿，一看就明白了：脚掌上有毛，说明是兽脚。腿短短的，象剁下的一段木杆；脚掌分开；在粗粗的趾头上有结结实实的爪子。用这种脚在地上走路很困难。不过，如果住在地下，用脚爪把土挖起来向后抛，就非常方便。我做出了结论：这是一种在地下生活的兽类，叫做鼹鼠。快看，快看，它马上又要钻到地下去了。”

鼹鼠往土里一钻，就不见了。

云雀还没来得及冷静下来，就看见有几只手从地上跑过来了。

“这是演杂技的吧？”云雀吃了一惊，“它为什么有四只手呢？”

“为了在林子里的树上跳来跳去呀，”蛇蜥说，“这是灰鼠。”

“好啦！”云雀说，“你赢了，在地上我谁也没认出来，现在我给你出个谜语猜吧。”

“出吧。”蛇蜥说。

“你看见空中有个小黑点吗？”

“看见了。”蛇蜥说。

“你猜猜，它的脚什么样？”

“你简直是开玩笑嘛！”蛇蜥说，“它那么高，我怎么看得清它的脚？”

“谁跟你开玩笑！”云雀生气地说：“在那些锐利的脚爪抓走你之前，你趁早带着你这条尾巴逃命去吧。”

云雀向蛇蜥点点头，表示告别，跳起身来，就飞走了。





小 布 谷 鸟

母布谷鸟落在小树林里一棵白桦树上。

在它周围，时常闪动着各种鸟的翅膀。鸟儿们正匆匆忙忙在树木间飞来飞去，寻找舒适的角落，衔去羽毛、苔藓和小草做窝。

不久，雏鸟就要诞生了。鸟父母在为它们操劳。它们忙忙碌碌地结啊，粘啊，筑鸟巢。

布谷鸟有它自己的操心事儿，它既不会筑巢，也不会养育雏鸟。它蹲在那儿想道：

“我索性在这儿观察一下别的鸟。哪一只鸟筑的巢最好，我就把蛋下在哪一只鸟的巢里。”

于是，母布谷鸟躲在茂密的树叶后，注视着别的鸟的活动，别的鸟看不见它。

鹡鸰（jílíng）和柳莺在地上筑巢。它们把巢严严实实地藏在草丛里，哪怕只隔两步远，也看不见。

母布谷鸟想道：

“这些鸟巢藏得真巧妙！可是，万一母牛走过来，不当心一脚踩在巢上，我的雏鸟可就没有命了。我不能把蛋下在鹡鸰的巢里，也不能把蛋下在柳莺的巢里。”

它又去找新巢。

夜莺和黑头莺在灌木丛里筑巢。

母布谷鸟觉得它们的巢挺不错。但是这时候，飞来一只翅膀上有淡蓝色羽毛的、贼头贼脑的松鸦。所有的鸟儿都朝它飞过去，想把它赶跑，让它离自己的巢远一些。

母布谷鸟想道：

“松鸦，什么样的鸟巢都找得到，连夜莺和黑头莺的巢也躲不过去。我的雏鸟准会被它们偷走。那么我把蛋下在什么地方好呢？”

想到这里，母布谷鸟一眼瞅见小巧玲珑的母鹟（wēng）鸟。它正从一棵老椴树的树洞里飞出来，想过去帮着大伙儿撵松鸦。

“我的雏鸟住在这个巢里才好哩！”母布谷鸟想道。“住在树洞里，母牛踩不死它，松鸦也够不着它。我把蛋下在鹟鸟的巢里！”

趁着母鹟鸟撵松鸦的工夫，母布谷鸟飞下白桦树，直接把蛋下在地上，然后用嘴叼起来，飞到椴树上，将头伸进树洞里，小心地把蛋安放在鹟鸟的巢里。

母布谷鸟办完这件事，感到十分高兴。总算把自己的雏鸟安置在可靠的地方了。

“我多么机伶!”母布谷鸟飞走的时候，心里想。“不是每一只布谷鸟都能想到把蛋寄放在鹟鸟的巢里。”

鸟儿们将松鸦赶出小树林后，母鹟鸟回到自己的树洞里来。它根本没有注意，巢里又多了一个蛋。新蛋跟它自己的那四个蛋差不多大。

本来它应该数一数才对，可怜的小巧玲珑的母鹟鸟连数到三都不会。它只是安安静静地伏下来孵蛋。

母鹟鸟孵了很久，孵了整整两个星期。它并不寂寞。

它喜欢呆在自己的树洞里，树洞不大，也不深，但非常舒服。母鹟鸟顶满意的，是树洞口非常窄小。连它自己都勉强出入。它很放心，因为在自己飞出去为雏鸟寻食的时候，谁也不能偷偷进入它的巢。

母鹟鸟肚子饿了，就让它的丈夫——有花斑的公鹟鸟过去替它孵一会儿蛋。公鹟鸟很有耐性地等母鹟鸟用蝴蝶、蛾子、苍蝇、蚊子什么的填饱肚皮。母鹟鸟一回来，公鹟鸟就飞到树洞对面的一根树枝上，兴高采烈地放声高歌:

“特滋!克露滴，克露滴!克露滴，克露滴!”它一面唱，一面迅速地旋转着黑尾巴，还抖动着花哨的小翅膀。

它的歌曲很短，但是母鹟鸟听得心花怒放。

终于有一天，母鹟鸟觉得身子底下好象有什么东西一动一动。这是头一只雏鸟出世了——一只光秃秃、瞎眼睛的雏鸟。它在蛋壳里扑腾着。母鹅鸟马上将碎蛋壳从巢里扔了出去。

过了不大一会儿下夫，又有三只雏鸟出壳了。现在公鹟鸟和母鹟鸟都比以前更忙了，需要喂四只雏鸟，还得继续孵第五个蛋。象这样过了几天。四只雏鸟长大了一些，身上长出毛茸茸的绒毛。

这时候，第五只雏鸟才从蛋里孵出来。它有一个肥胖的大脑袋，一张大嘴，埋在眼皮下的凸眼睛鼓溜溜的。而且浑身上下青筋嶙嶙，生得很不匀称。

公鹟鸟说：

“我真不喜欢这小丑八怪！咱们干脆把它从窝里扔出去，怎么样？”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母鹟鸟吓坏了，“它生来这么丑，也不能怪它自己呀！”

从这一刹那起，鹟鸟夫妇俩就没有休息过一分钟：它们每天出去给雏鸟寻食，一忙忙到深夜；还得收拾巢里。吃得最多的，是第五只雏鸟。

第三天，发生了不幸。

公鹟鸟和母鹟鸟飞出去寻食，回来时，发现两只毛蓬蓬的雏鸟躺在椴树下。它们的头撞在树根上，活活摔死了。

可它们是怎么从树洞里掉出来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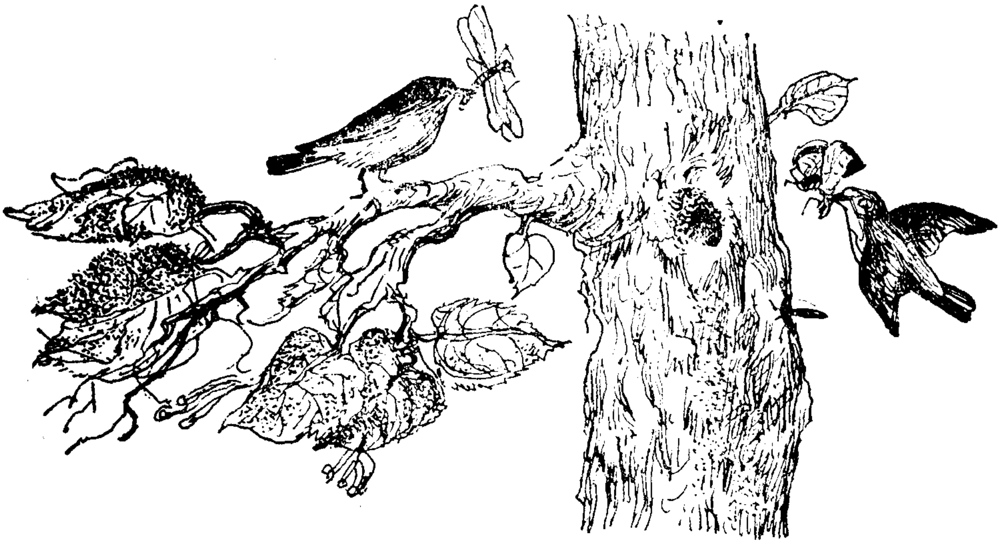
鹟鸟公母俩没有工夫伤心和仔细研究，剩下的几只雏鸟饿得一个劲儿大声叫唤。叫得最响的是那只小丑八怪。

公鹟鸟和母鹟鸟轮流把带回的食物塞进它的嘴里，然后又飞走了。

它们刚刚飞走，小丑八怪就把屁股朝留在树洞里的一个小哥哥身子底下挤了过去。小哥哥扑棱了几下，掉在小丑八怪背上那个小窝窝里。

小丑八怪把头顶在树洞底上，象使唤两只胳膊似的，用两只光溜溜的翅膀撑住洞壁，向洞口后退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趴在小丑八怪背上那个窝窝里的毛蓬蓬的雏鸟已经到了树洞口。这工夫，恰好母鹟鸟叼着一只蝴蝶飞到椴树跟前，它看见有什么东西把它的雏鸟从下往上一抛。



雏鸟从巢里折了出来，软弱无力地在空中翻了个跟头，摔在地上。

母鹟鸟慌忙丢下嘴里的蝴蝶，惊叫着向雏鸟扑去。不幸雏鸟已经死了。

母鹟鸟始终不知道，它那毛蓬蓬的雏鸟，是被小丑八怪从巢从扔出来的。谁能想到，小丑八怪有这么恶毒呢？它孵出来还只有三天呀！它浑身光溜溜的，没有毛，眼睛还没有睁开。

母鹟鸟刚刚飞走，小丑八怪又将第四只雏鸟——最后一个小哥哥驮到背上，还是那样用头和翅膀撑着，猛古丁一使劲儿，把它从树洞里抛了出去。

现在树洞里只剩下它自己了。鹟鸟夫妇俩难过了一阵子，无法可想，只好再接着喂那惟一剩下的小丑八怪。这小家伙不是一天长大一点儿，而是一小时就长大一点儿。它睁开了眼睛。

“瞧！它多胖呵！”公鹟鸟和母鹟鸟各自叼了一只小虫，在树洞旁相遇时，公鹟鸟向母鹟鸟说。“真是个小饭桶！是个喂不饱的小鬼！”

但是母鹟鸟不再为儿子担心了。它知道，心地善良的公鹟鸟也不过是故意这样发发牢骚罢了。

吃不饱的雏鸟越长越大。长得越大，变得越贪食。不论给它送来多少食物，它都嫌少。

它已经太大了，它的身子填满了整个树洞。它长出了斑斑点点的棕黄色羽毛，却还象个小娃娃似的尖声叫唤着要东西吃。

“咱们怎么办呢？”公鹟鸟着急地问母鹟鸟，“它长得比你我都大了，而且完全不象一只小鹟鸟。”

“我也看出来了。”母鹟鸟悲伤地回答。“它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它是一只小布谷鸟。不过，现在也没有办法了——总不能看它饿死吧！它是我们的养子。我们必须把它喂大。”

于是它们从早到晚忙着喂它。

夏天逝去了。秋风飒飒。秋风越刮越大；老椴树瑟瑟发抖，一阵一阵被风吹得吱扭乱响。小树林里的鸟儿们准备南飞了。

鹡鸰、夜莺、黑头莺等带着它们的雏鸟启程了。它们招呼鹟鸟与它们搭伴同行。

但是鹟鸟公母俩只指指老椴树，默默地摇摇头。从那棵老椴树的树洞里发出饥饿的尖叫声，只见小布谷鸟大张着嘴，从洞里探出一点儿头来。

母鹟鸟每天要求它从树洞里出来。

“你看，天已经冷了。你和我们都该从这里飞走了。况且呆在巢里也很危险；风一天比一天大，当心老椴树会被风刮断哩！”

但是，小布谷鸟只把头晃来晃去，跟以前一样留在树洞里。

寒气袭人的深秋来临了，逐渐看不到苍蝇、蝴蝶什么的了。公鹟鸟向母鹟鸟说：

“咱们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在我们饿死以前，快飞走吧！快飞走吧！反正也找不到食物喂小布谷鸟了。咱们只要不再去管，它很快就会饿得从巢里出来的。”

母鹟鸟只好依了它。最后一次喂饱了养子，然后飞出小树林，向南方飞去。

只剩下小布谷鸟自己了。过了一会儿，它觉得肚子很饿，就放声大叫起来。可是，没有谁飞到它身边去。

它把脑袋拼命从树洞里往外伸，向四面乱转了一阵子，而且越叫越响。

公鹟鸟和母鹟鸟已经离它很远了，再也听不见它的叫声了。到了傍晚，小布谷鸟把嗓子都叫哑了，但是仍旧呆在巢里。

半夜，刮起狂风，下起暴雨，雨水哗哗地往树洞里浇。

小布谷鸟缩起脖子，将身子贴在洞壁上。它又冷又怕，浑身不住地哆嗦。

风太大了，刮得老椴树象小草似的摇摆着，发出很响的格吱声，仿佛马上要从树根到树梢被劈成两半。

早晨，暴风雨平息了。小布谷鸟还是把身子紧贴着树洞壁，呆在巢里。它惊魂未定，还镇静不下来。

太阳高高地升到天空时，阳光溜进树洞，照暖了从头到脚湿淋淋的小布谷鸟。

一夜之间，它的嗓子倒是歇过来了，但是已经饿得浑身无力，站不起来了，只能把头从树洞里伸出去。

白天，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到树林里来玩。

黄叶被风卷起，在空中旋舞。孩子们追赶着黄叶，捕捉它们。后来，他们玩捉迷藏。男孩子躲在老椴树后面。

忽然，他隐约听见树干里面有鸟叫声。

一抬头，男孩子发现了树洞，就爬到树上去瞧。

“快过来!”他向妹妹喊道，“这树洞里有一只布谷鸟。”

女孩子跑过去，请哥哥给她把鸟捉出来。

“我的手伸不进去!”男孩子说，“树洞太小了。”

“那我把布谷鸟吓唬出来吧!”女孩子说，“它从树洞里出来的时候，你赶紧抓住!”

女孩子就用棍子使劲敲树干。

树洞里的响声简直震耳欲聋，小布谷鸟拿出最后一点儿力气，用脚和翅膀撑着洞壁，一点点往树洞外挣扎。但不管它怎么努力，也爬不到树洞外。

“你瞧!”女孩子嚷了起来，“布谷鸟出不来了，它太胖。”

“等一等!”男孩子说，“我马上把它掏出来。”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小折刀，将树洞口挖大一些。实际上也不得不在树干上挖很大一个洞，才能把小布谷鸟掏出来。它早已长得跟大布谷鸟一样大了，有它养母——母鹟鸟的三倍大！因为它长期呆在树洞里，身子非常笨，也不会飞。

“我们把它带回去吧。”孩子们说，“我们养着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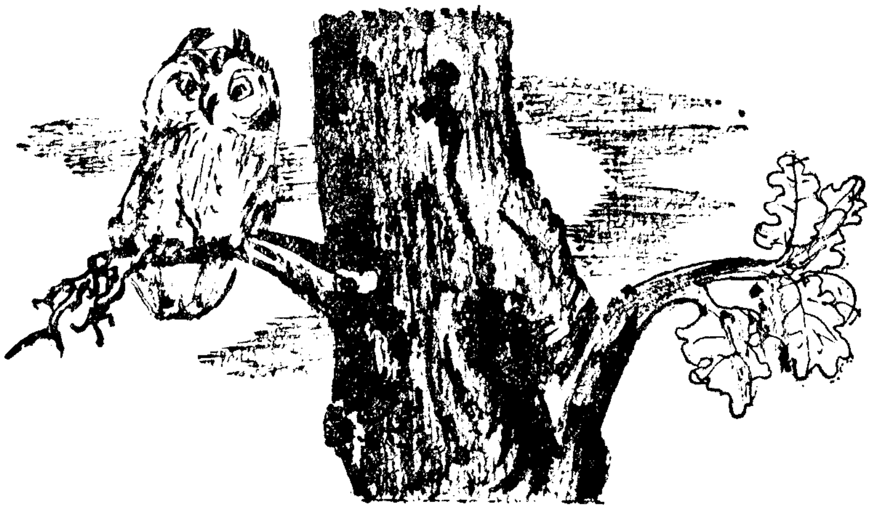
南飞的鸟儿们从树洞已经空了的老椴树旁飞过。母布谷鸟也和它们在一起。

当看见春天它安置自己的蛋的那个树洞时，它又想道：

“我多么机灵！给我的雏鸟安排得多好！不知道现在它在哪里？等我到了南方，一定能跟它相会。”

于是它加快速度向前飞去。





猫　头　鹰

老公公坐在那儿喝茶，不是那种纯粹的茶，茶里还加了牛奶。猫头鹰打旁边飞过。

“朋友，你好呀！”它说。

哪知老公公回答它：

“猫头鹰，你这个坏家伙！钩鼻子，翘耳朵，你见不得太阳。平时见了人就躲，我才不是你的朋友呐！”

猫头鹰气坏了，说：

“好吧！老头子！今后每天夜里，我再也不飞到你这片草地上来捉野鼠了。你自己捉吧！”

老公公说：

“瞧你，还吓唬人呐！趁你完整无缺，快走吧！”

猫头鹰飞走了，一头钻进橡树洞里，再也不出来了。

黑夜降临了。在老公公的草地上，野鼠吱吱喳喳地在洞里互相招呼：

“喂，亲家母，你去瞧瞧，猫头鹰飞来了没有？——就是那个钩鼻子、翘耳朵的坏家伙。”

另一只野鼠回答：

“没看见猫头鹰，也听不见有关猫头鹰的消息。这回咱们在草地上有好日子过了，这回咱们在草地上大自由了！”

野鼠都从洞里出来了，在草地上满处乱跑。

猫头鹰从树洞里说：

“祸，祸，祸，老头子！小心一点儿，别倒霉！听说野鼠都出来寻食了。”

“出来就出来吧！”老公公说，“反正野鼠又不是狼，不会咬死小牛犊的。”

野鼠在草地上东奔西走，寻找丸花蜂的巢。它们把土地挖个乱七八糟，到处捕捉丸花蜂。

猫头鹰从树洞里说：

“祸，祸，祸，老头子！小心一点儿，别倒霉！你所有的丸花蜂都飞跑了。”

“飞跑就飞跑吧！”老公公说，“丸花蜂有什么用？！——既不会酿蜜，又不会制蜡，一群二流子！”

草地上生长着给牲口当饲料的三叶草，头垂到地上。丸花蜂却嗡嗡叫着从草地上飞走了，连看也不看三叶草一眼。它们不管给三叶草的花传花粉了。

猫头鹰从树洞里说：

“祸，祸，祸，老头子！小心一点儿，别倒霉！你恐怕得自己给你的三叶草的花传花粉了。”

“风会给它们传花粉的。”老公公搔着后脑勺说。

风在草地上游荡，把花粉吹了一地。这朵花的花粉掉不到那朵花上，草地上的三叶草长不起来了。老公公很不称心。

猫头鹰从树洞里说：

“祸，祸，祸，老头子！你的母牛在叫，它要吃三叶草。你听见了吗？草料里没有三叶草，就好象没有放黄油的稀粥。”

老公公默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

以前母牛有三叶草吃的时候，身体很健壮。现在母牛瘦下来了，牛奶也出得少了。不管它怎样舔草料槽，奶还是越变越稀薄。

猫头鹰从树洞里说：

“祸，祸，祸，老头子！我跟你说过，你早晚会来求我。”

老公公破口大骂，可是骂，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猫头鹰呆在树洞里，就是不出来捉野鼠。

野鼠在草地上满处乱跑，寻找丸花蜂的巢。丸花蜂都飞到别人家的草地上去了，老公公的草地它们连瞧也不瞧。草地上的三叶草长不出来了，母牛没有三叶草吃，越来越瘦。母牛的奶也越来越少。老公公没有牛奶往茶里放了。

老公公没有牛奶往茶里放了，只好去向猫头鹰赔礼道歉：

“好猫头鹰，帮助帮助我吧！我这老头子没有牛奶往茶里放了。”

猫头鹰在树洞里把大眼睛一瞪一瞪，大脚爪一跺一跺，说：

“老头子，这回你明白了吧？！和睦共处，大家幸福；争吵不断，各自为难。你以为我不吃你草地上的野鼠，日子好过吗？”

猫头鹰原谅了老公公，从树洞里出来，飞到草地上去捉野鼠。

野鼠们吓得慌忙逃回洞里躲起来。

丸花蜂又嗡嗡叫着，在草地上飞来飞去，把花粉从这朵花传到那朵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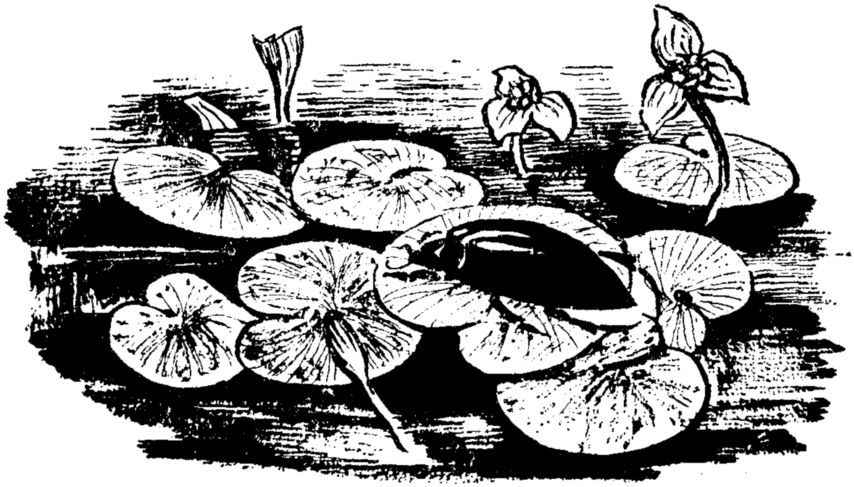
草地上的红三叶草结实打籽了。

母牛到草地上去吃三叶草。

母牛的奶多得不得了。

老公公喝茶的时候，又天天往茶里放牛奶，天天往茶里放牛奶。他一个劲儿夸猫头鹰，还请猫头鹰到家里作客，对猫头鹰可恭敬啦。





树林里的水龟虫

太阳从树林后升起了，但密林深处还是一片昏暗。

最早，亮晶晶地用明亮的树叶闪烁起来的，是翠绿的树冠。后来，阳光射进树林上层的千百万个小窗。阳光逐渐下降，从小树和灌木组成的厚墙上赶走了黑夜的阴影。阳光照亮了被树根拱得高低不平的大地，也照亮了长满青草和苔藓的地面。最后，阳光落到地下室里——那是树脚下的深坑，阳光照透了深坑里的积水。太阳升到树林的上空，在坑底上撒出无数五颜六色的亮星星儿和蛇形亮道道。

这时，从水底的一堆烂叶子下面，爬出一只扁扁的大甲虫——水龟虫。光影在它那带橄榄色光泽的、平滑的黑铠甲上跳动着。

水龟虫用长长的后脚稍微抬起一点儿身子。几只脚动作很不协调，摇摇

晃晃的，开始慢条斯理地朝水面上升。现在它的胸脯也被阳光照亮了。胸脯上密密地长着一层光滑的细绒毛，中间还有尖刺。

周围一切都被太阳唤醒了；林中地下室里的无数居民，开始各干各的事情。行动缓慢的蜗牛，小心翼翼地打开螺旋状小房子的门，探出软绵绵的带角的头，当心地四面张望一番，然后伸出整个身子，把代替脚板的肚皮一张一缩地，悄悄顺着植物茎爬去。肉食的甲虫幼虫摆动着全身，向四下里游来游去，尽自己的力量寻找野味儿吃。动作敏捷的仰泳蝽，长得很象壮壮实实的小蟑螂，身上一边有两条当作桨的长腿，闪电般迅速地仰泳着，忽上，忽下，忽上，忽下。一只模样可怕的水蝎子张着两只吓人的大钳子游了过去，仿佛它想钳住它所遇到的一切活物，把它们夹紧，撕碎。

谁也没有理会水龟虫，对于这群肉食的小家伙们说来，它太强大有力了。它身上有一层厚厚的铠甲，可靠地保护它不受任何刺和螯的袭击。水龟虫是一种性情随和、爱好和平的甲虫。它靠吃水底上的草生活，谁也不触犯。这一次，它也不过是在水里呆得时间太长了——需要游到水面上来，呼吸一会儿，贮存一点儿空气。

到了水面，它并没有游出来，只从水里伸出带凹槽的多节的短须。

它通过凹槽吸足了空气后，放下短须，用肚皮上密密的绒毛把它们擦干净。又吸了一口气，又用肚皮和胸脯把须子擦干净。一下子，它变得叫人认不出了：覆盖着它身体下部的那层绒毛不再是棕黄色的了，而变成了一副在阳光下闪着银光的亮环甲。这竟是由无数极小的气泡构成的。现在，它又能潜入水底，长时间地待在那里了。但是，它在水里它已经待腻了，清晨是那么明亮，空气那么清新，况且它的肚子很饱。

它攀上一片漂在水上的绿叶子，趴着晒太阳。

在静静的水面上，跑得飞快的水黾（měng 猛）从它身旁滑过。它们活象一些在雪亮的打蜡地板上的跳舞者——窄窄的身子象直棍儿似的，四条蜘蛛脚般的细长腿成十字形，一双短腿缩在胸前。水黾只会在水面上跑，既不会潜水，也不会在地上走路。

水珠状的小甲虫——豉（Chǐ）虫，跟它们可不一样——它浑身放光，非常活泼，简直象水银似的。瞧，一只豉虫从水里跳了出来，在水面上转着圈儿，打着转儿。现在是两只了，许多只了，——都在一起转圈儿，转圈儿，转圈儿！——这些好动的家伙们！它们翻腾起一阵波纹，闹得连水龟虫正趴在上面沐日光浴的那片大叶子都微微晃荡起来。但就在这时候，不知谁的轻盈的影子从水上掠过。于是一下子，豉虫都不见了——全躲到水里去了。

水龟虫却还趴在叶子上，甚至没有注意到那片叶子早已被浪头冲到岸边。这时，它肚子饿了。该回到水里去找食物了。水龟虫伸出小脚，站了起来，笨拙地摇摇颠颠向水里，向叶子边走去……就在这工夫，一件黑忽忽的东西从它身旁飞过去，扑通一声，落在水里，打得水星四溅。

水龟虫看见，从空中落下的黑东西，身体上还有橙黄色的边缘。那是一只扁扁的大甲虫，它用两条后腿和谐而有劲地划动着，很快地潜入水底。原来是肉食的甲虫——龙虱。虽然它个头比水龟虫小，但是只要它一来到，水龟虫的好日子就过不成了——在这安静的林中居住地，水龟虫再也不能舒舒服服地生活了，连它身上的厚厚的铠甲，也不能保护它免受龙虱的迫害。龙虱知道怎样取胜。在水龟虫颈部的铠甲上，有一条隙缝，龙虱用厉害的上颚一口咬住水龟虫身上惟一没有设防的这个窄条，再也不肯放走自己的猎获物了。结果，水龟虫将只剩下一张空皮。因此，水

龟虫吓坏了。它转过身子，向岸上爬去——得赶快，赶快展开翅膀起飞，去给自己另找一个水坑，另找一个林中隐蔽处！

它刚刚抬起上面的两片装甲翅膀，不料从背后跑来一只白腰草鹬，用嘴“笃！”地朝它翅膀根上一啄！水龟虫被它啄得把胸脯栽进了柔软的泥土里。

草鹬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连它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它只不过需要让嘴在草丛里活动活动吧！草鹬的嘴薄而无力——它哪儿弄得动结实的甲虫壳呢！它只会从淤泥里掏软体动物吃。草鹬碰痛了嘴，气得不行。它横叼起水龟虫，一摇脑袋，就把水龟虫远远地扔到那边草从里去了。

水龟虫跌了个仰面朝天。它动用所有的脚挣扎了半天，好容易才翻过身来。它想展开翅膀，却办不到——看来草鹬稀里糊涂给它那一下子，把它给啄伤了。它只好爬着去找水坑。

它爬了很久才费劲地钻过茂密的草丛。在这里，它不能象在水里那样容易躲藏。在水里，那是在自己家里——它只消潜入水底，钻到小木片或粗木块下，便可以安全地躲藏起来。草丛里，到处都有危险的敌人：在树林的底层——一楼，有蛇在爬动，蜥蜴在奔跑，有黑琴鸡在草里漫步，在远一些地方的苔藓地上还有雷鸟。虽然这些林中野禽是在这里寻找浆果——草莓、黑莓果和水越橘等，但假使它们碰到这样大的甲虫，也不会放过机会尝一尝的。它们的嘴比草鹬的嘴坚硬一些。

幸亏这一次谁也没注意它。对于在地上来来往往的鼠类和在这里居住的小鸟——林鹨、娇弱的柳莺和春莺来说，水龟虫太大了。当它走近的时候，这些小鸟儿还会惊得飞走呢。

但是，从上面，从“二楼”的小窗口，已经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盯住了它。



在那郁郁葱葱的小赤杨树、小白杨树、小白桦树和小枞树的丛林里，一只狡猾的喜鹊正在自己的窝旁探头探脑。它从枝叶间的小缝里，可以观察到树下的一切事情。

它飞了起来，扇动着短翅膀，从稠密的树枝间拐弯抹角地钻过去，然后往下一滑，动作灵巧地从草丛里叼起水龟虫，把它带回到树从里。它又落在窝旁，把猎获物塞给雏鸟们。然后这只闲不住的鸟立刻又飞走了。

喜鹊考虑得太不周到了！它的雏鸟还太小，吃不了这样大的猎获物。它们白白地从四面八方啄了水龟虫半天；它们的嘴在水龟虫光滑的

铠甲上一滑，一滑，连一丁点儿也伤害不了水龟虫。水龟虫连忙划动着几只脚，向出口爬去。小喜鹊们当然不能拦住它。

喜鹊窝里的垫子是用纤细的植物根和小草叶子铺成的。水龟虫的脚上生有尖刺，在这样柔软的垫子上爬行，真困难极了。但它还是勉勉强强爬到一块干泥巴跟前，又顺着干泥巴块迅速爬上喜鹊窝的顶楼。

从外面看喜鹊窝，那是个用树枝搭成的圆形建筑物，下部很密实，上部稀稀松松。这个窝在一棵小白桦树上。水龟虫顺着树枝攀上满是窟窿的窝顶，在这里，它又试了试起飞，但还是伸不开翅膀。

在这树林的中层——二楼，比在楼下的地上更施展不开，因为它完



全不会象天牛或其它树上的甲虫似的，能沿树干和树枝上下爬动。

它好容易从窝顶爬上一根粗树枝，用肚皮贴着树枝，向前爬去。但是这根树枝越来越细，爬到头，它只好停住了。前面无路可走，掉下去实在可怕，因为下面不是水，而是土地。

有许多种鸟居住在树林的中层。在这里做窝的有各种鹟、燕雀、红尾鸲、啄木鸟、山雀等。不错，这些鸟对于它都没有危险性——它们之中没有一种鸟是把有铠甲的水栖甲虫当做食物的。但是谁知道，象它这样一只毫无隐蔽地落在光秃秃的白桦树枝上的大黑甲虫，会不会引起哪个肉食动物的注意呢?

翅膀，惟一的办法，只有依靠翅膀来逃命。但是，背上被草鹬啄伤的地方还痛着呢，翅膀不好使。

忽然，水龟虫身下的树枝猛烈地摇晃起来。它开始小小心心地转身子，想瞧瞧后面出了什么事情。要知道，甲虫是不能象飞禽走兽那样随便转脑袋的，因为甲虫根本没有脖子。就在这一刹那，一件蓬松松的东西在它眼前一闪，一团棕黄色的浓雾忽地把它包围了。有谁将它使劲一揪，翻了两个跟头，然后象随着一阵棕黄色旋风似的疾驰而去。水龟虫觉得自己是在空中飞。

那是一只松鼠。它并没打算侵犯水龟虫，它甚至没看见水龟虫。它也不过是恰好从落有水龟虫的那根树枝上跑过。当松鼠发觉，有个带刺的活物，钩在它蓬松的尾巴毛上面时，倒把它自己吓了一大跳。

刚才，它是悄悄地向喜鹊窝走去，想看看，趁喜鹊女主人不在家，能不能偷出一两只小喜鹊饱食一顿? 夏天，松鼠常常开荤吃肉。这会儿，它吓得要死，象疯了似的三蹦两跳，从这棵树飞跃到那棵树上，从这根枝梢飞

跃到那根枝梢上。有弹力的枝条被松鼠它踩得弯下去，又高高地弹起，它象鸟儿似的，在空中飞着。只几秒钟的工夫，它就到了树林的上层。它经常隐藏在那里躲避危险。它的窝就在那里。它觉得有谁还一直揪着它的尾巴，因此急急忙忙逃回自己家里躲起来。到了家里，它将尾巴转过来，用两只前爪拼命地抓搔，终于把那带刺的可怕玩艺儿活活抓了下去，同时也带下去一二百根尾巴毛。松鼠把敌人留在窝里，自己又跳到外面来。觉得尾巴还很痛，就在树林里继续向前飞奔，一直跑进树林深处。

水龟虫很快地恢复了元气。

松鼠窝是一个严严实实的圆球，外面是树枝搭成的，跟喜鹊窝一样；里面铺垫着苔藓和柔软的绒毛。水龟虫脚上的刺一个劲儿往粘成毡子的绒毛上挂，因此它费了很大力气，才爬出松鼠的窝，攀上窝顶。

松鼠窝做在一棵高高的枞树上，在树林的上层。从窝顶上可以望得很远，假使水龟虫能够四面观看，而且眼睛不象一切水底地下室的居民那样近视的话，它肯定会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

透过茂密的枞树枝，它会看清住在树林顶部阁楼里的居民们。而且，一定会吓得慌里慌张地找地方躲起来。因为在这里居住的，全是食肉的大鸟——老鹰和大隼的窝都在这里。

可是水龟虫什么也没有想，它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快一点儿找到水。它又试了试伸展开翅膀。

也许是因为它背上被草鹬啄的伤口已经不痛了，再不然就是因为松鼠尾巴把它抖动得太利害了，总之，它的背仿佛忽然裂成了两半似的，背上凸起两个底朝上的装甲盆子。正是需要这样。这会儿它可以毫不费劲地把柔软娇嫩的长翅膀抬起来，伸展开。这两片翅膀，是叠在坚硬的上翅

底下的。水龟虫扇动翅膀，迅速地颠抖起来，翅膀发出一阵嗡嗡声。嗡嗡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密，水龟虫用后脚立了起来，就这样直立着飞走了。上面那对坚硬的甲翅始终没有动，就象飞机的机翼一样；而底下那对翅膀，活象两部发动机在开动着。

水龟虫飞到了树林顶部的上空。立刻，连它那双近视的眼睛，都发现了在林端那边，有一片耀眼的粼粼波光。它就直奔那个方向飞去。

它飞得很快，航线很直，活象被一只有劲的手抛出的石子。树林在它脚下后退着，马上就要过完了。前头只有几棵树了，那是一条公路，电线杆，过了电线杆就是白花花的水面——一个池塘。再过一分钟，它就能摆脱掉一切灾难，重新回到水里了。但是，不幸它飞行时翅膀发出的嗡嗡声太响了……

一只个头不大的长尾巴隼，正背着它停在树枝上，听见越来越近的



嗡嗡声，便转过身来。

隼（Sǔn）是捕捉鼠类和昆虫的行家。这是一只游隼——身上的羽毛是棕黄色的，带黑色和淡色的条纹与斑点。它能万无一失地活捉正在飞行中的蚱蜢、蜻蜓和甲虫。它一看见水龟虫，立刻轻快地起飞，象支箭似的追了过去。

游隼追上水龟虫的时候，水龟虫已经到了池塘边，正在降落。

水龟虫刚感觉出，有谁从背后咬住了它，它的翅膀就停止了扇动——发动机灭火了，机翼自己叠上了。

游隼觉得嘴里疼痛难忍——水龟虫后腿上的尖刺把它的舌头都给戳穿了。

游隼痛得大叫一声，不得不将水龟虫从嘴里吐出。

水龟虫来不及伸展开翅膀，干脆象颗石子似的朝下面滚去。



假使它掉在坚实的土地上，那一定会跌得粉身碎骨。可是它恰好滚进水里了，晃晃悠悠地往下沉。它用脚划了几下，就稳稳当当地到了水底。

到了水底，它马上钻到一堆烂叶子下——它冒险已经冒够了，现在重新回到家里，真想好好休息休息。

现在，如果你们想看看它

的话，还可以在那个池塘里找到它。它非常喜欢在那个池塘里生活，因为那里没有可怕的龙虱（它的主要的水下敌人），而且有许许多多美味的藻类和水草。

不仅在那个池塘里，差不多在任何一个池塘里，甚至在普通的水坑里，夏天你都可以看见水龟虫。你不妨捉一只水龟虫，养在家里的一只大罐子里，在罐里装上取自它所生活的那个池塘的水和水生植物。可以喂它面包屑吃，它非常爱吃面包。不过，一定要用网袋捕捉它，不然它脚上的尖刺会把你的手指头戳得皮破血流。

不要忘记在罐口上扎一块纱布——不然，它会飞走的！



蜉蝣，或一千零一天

请听一个童话——关于水底世界的童话，虽说是童话，却也是真事。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在水底世界，一切都跟我们地上不一样：在那里，童话也是真事。在那里，由水代替空气。那里的天空是平坦的。那里不下雨，也不下雪。下冰雹的时候，冰雹不落地，而是向后转，飞回天上，漂浮着，直到融化为水。因为那儿的天空也是水呀！

水底居民——各式各样的鱼、水蛭和龙虱，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一点儿不觉得惊奇。

但是，有一次，发生了奇迹。

夏季已将近末尾。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整个天空银光闪闪。好天儿，那儿的天空总是银色的呀！

突然，从天上撒下一阵雹子——小极了，小极了。

小雹子向下落，不停留，一直落到水底。它们躺在水底，没有融化。

所有的水底居民都大吃一惊。

但是，小雹子很快就被沙子埋了起来。大家也就把它们忘记了。

后来，冬天来了，水的天空冻成了冰。

水底世界入梦了。

春天，水的天空解冻后，所有的水底居民又活跃起来。龙虱伸展开翅膀，飞到有太阳光的世界去，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鱼儿撒起欢儿，腾身跃出水面，银鳞在阳光下一闪，又钻回水里。连水蛭，都趁小孩子们来洗澡

的机会，吸附在他们身上，靠这方法，有时也到上面，到阳光世界里去看看。只有下面，在水底居住的一群六脚小怪物，还从来没见过太阳光。

它们是毛茸茸的，有尾巴，那尾巴简直象把小脏扫帚。它们在沙底上掘了一些洞，躲在洞里，连头都不敢探出来——可得小心点儿，别叫什么水怪——红娘华，或者肉食的甲虫幼虫——给逮住。它们胡乱找些东西填肚皮，经常挨饿，发育不良。

不过，你别以为它们会哭，它们才不哭呢！在那水底下哭，多可笑呀！那里，没有眼泪已经够湿的了。

这样过了一千天。

自从一场奇怪的雹子落入水底后，过了一千天——三个冬天、三个夏天——整整的三年。现在，夏天又将近末尾了。

毛茸茸的小怪物并没有长大多少：将小扫帚般的小尾巴加在一起，也只不过有一根火柴长。它们瘦得也赛火柴棍。三年的工夫，它们一次也没见过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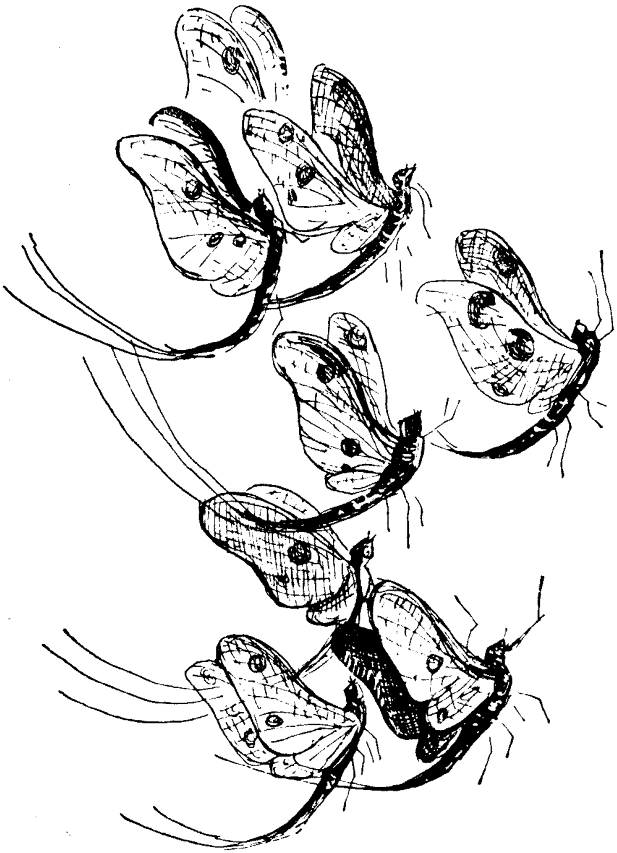
到了这样一天——温暖无风，阳光普照，整个天空银光闪闪。

突然，所有的小怪物一齐从水底升起，游到水面。所有的小怪物一下于都离开了水底世界，爬上岸——到有阳光和清新空气的世界里来了。

它们刚爬上岸，就痉挛起来，身体歪歪扭扭地抽作一团。它们身上的皮在背上裂开了，往下脱。它们的皮突然掉了下来，好象小怪物们自己脱掉了衣裳。

小怪物们一脱下毛茸茸的衣裳。就立刻变成了美人儿，——多么漂亮呀，在童话里讲不清，用笔墨也形容不出：大大的眼睛；细细的须子；窈窕的身段；光滑的皮肤；背上有一对脉翅，脉翅下还有一对小翅膀；腹部有橙

色的斑点；小尾巴是三条有弹力的细丝。



这是第二个奇迹。
看呀，看呀，
河面上起了风雪!
雪花忽而升入高空，
忽而落在矮树从上。
有时象毛蓬蓬的马鬃，
发出低微的嗡嗡，
突然又如活泼的水浪，
一翻身滚入芦苇丛中。
芦苇碧绿一片，
现在离冬天还远，
冰凉的白雪花，
还没有落到人间。
原来是可爱的蜉蝣，
只只活象小扫帚，
伸开轻巧的翅膀，
舞蹈在河旁。
人呀，鸟呀，鱼呀，见了它们都感到喜欢!

无忧无虑的蜉蝣在空中舞了整整一天，跳的是环圈舞——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

它们什么牵挂也没有。不想吃，也不想喝。在这世界上，它们想

做的事只是跳舞。

于是，它们跳着空中的环圈舞：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

太阳一落，它们就死去了。

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岸上好象铺了一层雪，躺满了死蜉蝣的尸体。

不过，你可用不着为它们落泪——反正太阳一下子就会把你的眼泪晒干的。要知道，蜉蝣在这世界上本来只能活一天——欢度一天节日。它们没有任何牵挂，它们连用来吃喝的嘴都没有。只有眼睛、翅膀和小尾巴——三条有弹力的长丝。蜉蝣可不是白白地跳舞：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

每次它们往下飞的时候，都向水里撒下一堆小小的卵——象下冰雹似的。这又是那种水底世界里的怪雹子，就象一千零一天以前下的那场一样。春天，这些小雹子会变成六脚小怪物。

它们将在黑暗的水底度过一千天——三个冬天和三个夏天——整整的三年，一次也不见阳光。

但是，再过一天，到了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的那一天，小怪物就会爬上岸，脱掉毛茸茸的皮，变成能飞善舞的漂亮蜉蝣，升向太阳。

童话象这样成了真事。

这是第三个奇迹——最主要的奇迹。



阿妞特卡的鸭子

秋雨连绵。蓄水池里的水泛滥了。

每天晚上，都有成群的野鸭飞到蓄水池里来。磨粉工人的女儿阿妞特卡，特别喜欢倾听游动的野鸭在水里游动、扑腾时发出的声音。

磨粉工人傍晚常常去打猎。

阿妞特卡独自留在小木房里，非常寂寞。

于是她走到堰堤上，往水里撒面包屑，嘴里叫着：“鸭，鸭，鸭！”

但是，野鸭不肯游过来。它们怕阿妞特卡，都从蓄水池里飞去了。只听见它们的翅膀发出一阵喧嚣声。

这使阿妞特卡很难过。

“飞禽不喜欢我。”她想道，“它们不信任我。”

阿妞特卡非常喜欢禽类。磨粉工人家里没有养鸡，也没有养鸭。阿妞特卡多么想驯养一只野禽啊！

一个深秋的夜晚，磨粉工人打完猎回到家里。他将猎枪往墙角里一靠，从肩上卸下猎袋。

阿妞特卡急忙跑过去整理猎袋里的野禽。

大猎袋里满满装着用猎枪打死的各种野鸭。根据它们个头的大小和翅膀羽毛上的亮斑，阿妞特卡一眼就能区别出每一只野禽的种类。

这一次，猎袋里装着有蓝紫色亮斑的大凫（fú）、有绿色亮斑的绿翅鸭和有灰色亮斑的白眉鸭。

阿妞特卡把野鸭一只一只从猎袋里掏出来，点了点数，摆在长凳上。

“你数了几只？”磨粉工人一边喝粥，一边问道。

“十四只，”阿妞特卡说，“袋里好象还有一只！”

阿妞特卡把手伸进猎袋里去，掏出最后一只野鸭。哪知这只野鸭突然从阿妞特卡手里挣脱，拖着一只被猎枪打伤的翅膀，一头钻到长凳底下。

“活的！”阿妞特卡欢呼起来。

“给我。”磨粉工人命令道，“我把它脖子拧一下，它就死了。”

“爸爸！这只鸭子给我吧！”阿妞特卡要求道。

“你要它来干什么？”磨粉工人惊讶地说。

“我给它治好伤。”

“这是一只野鸭！它不肯让你饲养的。”

可是，阿妞特卡缠着爸爸，非要这只野鸭不可，最后总算要到了手。

野鸭在蓄水池里住了下来。

阿妞特卡用绳子将野鸭的一条腿拴在一棵灌木上。野鸭想游的时候，可以下到池水里去游。它想上岸的时候，也可以走上岸来。那只受伤的翅膀，阿妞特卡用一块干净布后包扎上了。

冬天临近了。

夜里，池水上蒙起薄薄的一层冰。大批的野鸭不再飞到蓄水池里来了，它们都南飞了。

野鸭在灌木丛下开始感到愁闷寒冷。

阿妞特卡把它拿进屋里去饲养。阿妞特卡用来包扎它受伤翅膀的那块布，长到骨头上，取不下来了。因此，现在在野鸭的左翅膀上，已不再有蓝紫色的亮斑，只有是一块白布。因此，阿妞特卡给她的野鸭起了个名字叫“白斑”。

白斑不再对阿妞特卡认生了。它许可阿妞特卡把它抱在怀里，抚摸它。阿妞特卡一召唤，它就过去，直接从阿妞特卡手里啄东西吃。阿妞特卡满意极了。现在父亲出门的时候，阿妞特卡不再闷得慌了。

* * *

春天，河上的冰刚一融化，野鸭就飞来了。

阿妞特卡又用一根长绳子把白斑拴上，放它到蓄水池里去游水。白斑不住地用嘴啄那根绳子。它叫呀，叫呀，叫个不停，想挣脱后随别的野鸭飞走。

阿妞特卡心里很可怜它，可也舍不得与它分离。最后，阿妞特卡想道：“为什么要强迫它留下呢？它翅膀上的伤已经养好了。春天到了，它想孵小野鸭。它想起我来的时候，会飞回来的。”

于是，阿妞特卡把白斑放走了。

她向父亲说：

“今后你打野鸭的时候，请注意翅膀上有没有扎着白布。千万别打白斑！”

磨粉工人把手一拍，说：

“哎呀，你这个女主人！自己败自己的家业。我本来打算进城去买一只公鸭，让阿妞特卡的母鸭给我们孵一窝小鸭子呢！”

阿妞特卡惊异地说：

“你根本没跟我说过要买公鸭。也许白斑过不惯自由的生活，还要回来的。”

“小傻瓜，阿妞特卡，你真是个小傻瓜！谁看见过野禽自己回来过不自由的生活？狼，不管怎么喂它，它也还是想回树林里去。你的鸭子如果被老鹰抓住，那可没有命了。”

* * *

天暖和得很快。河水已经泛滥，淹了岸边的灌木丛。河水还继续外溢，把树林也淹没了。

那一年野鸭的日子才不好过哩！——该下蛋孵小鸭了，可是土地整个泡在水里，没有地方做窝。

阿妞特卡可高兴极了。她有一只小船，想划到哪儿去，就划到哪儿去。

阿妞特卡乘小船到树林里去，在树林里看见一棵有树洞的老树。

她用船桨敲敲树干，想不到“嗖”地一声，从树洞里飞出一只野鸭，径直落在小船旁水面上。它侧着身子。阿妞特卡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

眼睛了，翅膀上扎着一条白布！虽然白布条已经很脏，但是还看得出来。

“鸭，鸭，鸭！”阿妞特卡唤道，“白斑！”

野鸭却躲着她，在水里发愣着，好象受了伤似的。

阿妞特卡划着小船追它，追呀追呀，不知不觉追出了树林。一出树林，白斑却好好地鼓翅飞起，又回树林里去了。

“你在耍花招啊！”阿妞特卡想道，“不过，你可骗不了我——你这是想引我离开你的窝。”

阿妞特卡又返回原地找那棵老树。

她检查了一下树洞，发现里面有十二个椭圆形的淡绿色蛋。

“你心眼儿可太多了！”阿妞特卡想道，“竟想到在这地方做窝，免得被水淹掉！”

阿妞特卡回家告诉父亲，她在树林里看见了白斑。树洞的事，她一个字也没有提。她担心父亲会去把窝捣毁。

过了不久，水落了。

阿妞特卡观察到，每天中午，白斑飞到河里去寻食。这个钟点天气暖和，窝里的蛋不致凉透。

怕抱窝的野鸭吓着，阿妞特卡每次都先到河边去张望，摸清了白斑喜欢在哪块地方的芦苇丛里寻食。当白斑正在河里找东西吃时，她才放心地跑到树林里去看小野鸭孵出来没有。

有一天，阿妞特卡看见白斑正在水里找东西吃，这当儿忽然空中飞来一只灰秃秃的老鹰，一直朝它扑了过去。

阿妞特卡惊叫起来，但是已经晚了，老鹰已经用利爪抓住了白斑的脊背。

“我的鸭子完了!”阿妞特卡想道。

但是，只见白斑动作灵活地往水里一钻，将老鹰也拖了下去。

老鹰的头浸在水里，觉得情况不妙，因为在水里它连野鸭也对付不了的，只好松开爪子飞走了。

阿妞特卡赞叹地说：

“真聪明！太聪明了！从老鹰的利爪下都能够逃出命来!”

又过了几天。

阿妞特卡跑到河边去看时，找不到白斑了。

阿妞特卡躲在灌木丛间，耐心地等待。

她好容易看见白斑从树林里飞来了，脚蹼里抓着一个黄茸茸的小团团儿。

白斑将小团团儿放在水里。

阿妞特卡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毛蓬蓬的小雏鸭，跟在白斑身旁游着。

“小鸭子孵出来了!”阿妞特卡欣喜地说，“现在白斑一定会把所有的小鸭都从树洞里送到这儿来。

果然如此，白斑耸身飞起，回到树林里去接其余的雏鸭。

阿妞特卡坐在灌木丛下，等着看下一幕。

一只乌鸦从树林里飞出来，一边飞，一面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它当午饭的东西。

它发现岸边的小黄雏鸭，就象箭一般迅速地朝雏鸭飞去。笃！笃！乌鸦照准雏鸭的脑袋啄了几下，把小鸭啄死后，撕成碎块，吃下了肚。

阿妞特卡急得目瞪口呆，连喊都没想到。乌鸦又飞回树林，躲在一棵

大树上。

白斑带着第二只雏鸭飞回来了。

它将第二只雏鸭放在水里，开始嘎嘎地叫着，找那第一只，哪儿也找不到！

白斑来回游了一会儿，把所有的芦苇丛里都找遍了，只找到一团绒毛。它鼓翅飞起，又向树林方向飞去。

“哎呀，小傻瓜！”阿妞特卡想道，“乌鸦还会来吃你的小鸭的。”

她还没来得及想完，眼看白斑在空中绕了一圈，又从灌木丛后飞了出来，回到河边，往芦苇丛里一钻，躲藏了起来。

一分钟后，乌鸦从树林里飞出来，迳直向雏鸭扑过去。

乌鸦用嘴啄了雏鸭一下，开始撕它的皮肉。

白斑从芦苇丛后冲出来，扑到乌鸦身上，咬住乌鸦的喉咙，把它往水底拖去。

两只鸟的四片翅膀在水面上旋转着，把河水搅得哗哗地响——水花向四面八方溅得老高！

阿妞特卡从灌木丛后跑出来看时，白斑正向树林里飞去；乌鸦已经断了气，漂在水面上。

那天，阿妞特卡在河边呆了很久。她看见白斑怎样把剩下的十只雏鸭也陆续送到芦苇丛里来。

阿妞特卡终于放心了。她想：

“我不用再为白斑担心了，现在它已经学会自卫，也会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让它们受欺负了。”

*　　　　*　　　　*



八月来临了。

从大清早起，猎人们就在河边放枪——打野鸭的季节开始了。

整整一天，阿妞特卡坐立不安，不知怎么办才好。她来来回回地想："万一猎人把白斑打死怎么办？"

天黑以后，枪声停止了。

阿妞特卡躺在干草棚里睡觉。

她刚要睡着，就听见院里有人说话。

"谁呀？"磨粉工人从屋里喊道。

"打猎的！"人声回答。

"什么事？"

"放我们进去，在干草棚里过一夜吧！"

"请吧！只是小心烟火，别把干草点着了！"

"放心吧！我们不吸烟。"

板棚的门"吱呀"一响，猎人们爬上了干草堆。

阿妞特卡缩在墙角里，留神地听。

"打得真不少！"一个猎人说，"你打了几只？"

"我打了六只，"另一个猎人回答，"全是水鸭子。"

"我打了八只，差一点儿打中一只带雏鸭的母鸭。猎狗找到一窝雏鸭。母鸭飞了起来。我瞧见它翅膀上有一个白东西，好象是扎着一块布。我觉得挺奇怪，一走神儿，就没打中。猎狗咬死了两只雏鸭。明天早晨，咱们还上那儿去，把母鸭子打死，一窝小鸭子全是咱们的了！"

"好！咱们还上那儿去！"

阿妞特卡躺在干草堆里，吓得半死，心想：

“还真是这样！打猎的发现了白斑和它的一窝小鸭。这可怎么办？”

阿妞特卡决定一夜不睡觉，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跑到河边去，绝不能让猎人们打死白斑。

阿妞特卡翻来复去折腾了一夜，不让自己睡着。

可是天亮前，不知怎么一下子，她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她醒来时，听见河边已经有人在放枪。

“我的白斑准没命了！猎人准把你打死了！”

阿妞特卡视而不见地向河边走去，眼泪蒙住了她的眼睛，她什么也看不清了。她走到堰堤上，心里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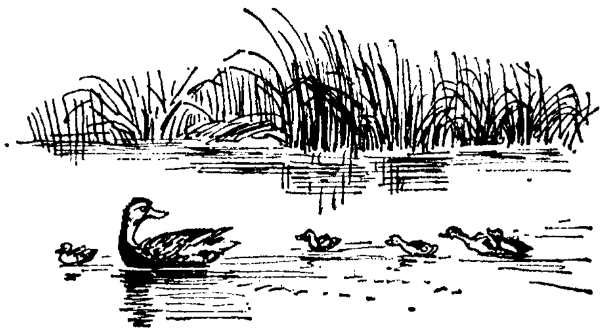
“我的鸭子以前就在这个地方游水，我为什么要把它放掉呢？！”

她望望水面，想不到一眼看见白斑正在水面上游着，八只小野鸭跟在它后面。

阿妞特卡喊道：“鸭，鸭，鸭！”

白斑回答：“瓦啊克！瓦啊克！”一边叫，一边径直朝她游过来。

猎人们正在河边开枪打野鸭，而这只野鸭却带了一群雏鸭在磨坊附近游着。阿妞特卡捏碎一块面包，把面包屑扔在水里喂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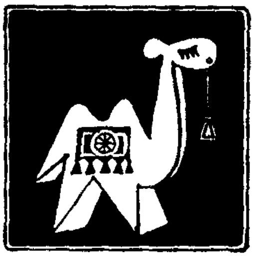
白斑就这样在阿妞特卡家用堰堤围成的水池里住了下来。看来它明白了阿妞特卡不会让它受欺负。

后来，雏鸭长大了，学会了飞，向小河里各奔东西飞走了。

那时，白斑也从水池里飞走了。

第二年，白斑又孵出一窝黄茸茸的小雏鸭，把它们带到阿妞特卡家的水池里来了。

现在周围所有的猎人都认识白斑了。他们从来不伤害它，称它是阿妞特卡的鸭子，





追　踪

叶高尔卡在屋子里待了一整天，真闷得慌。他从窗口向外眺望：四周白皑皑一片。大雪把看林人的小木房掩埋了。整个森林白晃晃。

叶高尔卡知道森林里有一块空地。嗬！那地方多么好！不论你什么时候上那儿去，总会从脚底下飞出一群群的雷鸟。嗖！嗖！向四面八方飞。你就开枪打吧！

雷鸟还算不了什么！那儿还有又大又肥的兔子呢！几天以前，叶高尔卡看见了一些脚印子，不知道是什么野兽的，跟狐狸脚印差不多，只是大爪子又长又直。

要是能亲自追踪一下珍奇的野兽就好了。

那可不是兔子！那要是追踪成功了，连父亲都会赞不绝口的！

叶高尔卡心急如火，恨不得马上跑到森林里去！

父亲正在窗口补毡靴。

“爸爸，爸爸!”

“干什么？”

“让我到森林里去吧，我想去打雷鸟!”

“瞧你，天都快黑了，想出这么个主意!”

“爸爸，让我去吧!”叶高尔卡用可怜巴巴的腔调，拉长声音说。

父亲默不作声；叶高尔卡紧张得喘不上来气——哎呀！准不让他去!

看林人不喜欢小伙子闲呆着。再说，甘心愿意，强于被迫，为什么不让大小伙子出去活动活动肢体呢？总在屋里呆着……

“去就去吧！不过，要当心，黄昏以前一定得回来。要不然我可得严厉对待你，没收你的火枪，还用皮带抽你一顿。”

叶高尔卡有自己的一支火枪，小伙子已经十四岁了。那是父亲从城里带回来的一支单筒枪，可以用它打飞禽，也可以用它打走兽，很好的一支枪。

父亲知道，火枪是叶高尔卡最心爱的东西。如果吓唬他要没收火枪，那他准千依百顺。

“我一会儿就回来。”叶高尔卡满口答应。这时，他已经穿上了短皮外套，从钉子上摘下了火枪。

“是得早回来嘛，”父亲嘟嘟囔囔地说，“你瞧，一到夜里，周围尽是狼在嗥。你可小心一点!”

叶高尔卡早已不在屋里了。他跑到门外，登上滑雪板，直奔森林而去。

看林人撂下毡靴，拿起斧头，到板棚里去修理雪橇。

天开始昏暗下来，看林人不再用斧头锤锤敲敲了。

该吃晚饭了，可是儿子还不回来。

听见了三次枪声。后来就没有动静了。

又过了一会儿，看林人进屋去，捻起灯芯，点上灯，从炉里拿出一罐粥。

叶高尔卡还不回来，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看林人吃完粥，走到门廊里去看。

外面一片漆黑。

仔细听听，什么也听不见。

森林黑糊糊地立在那里，连树枝都不发出一点儿折断声。这么静，可是谁知道森林里在发生什么事情？

“沃呜——呜！……”

看林人打了个寒噤，也许是他自己觉得好象有这种声音？

从森林里又传来了：

“沃呜——呜！……”

果然如此，是狼！另一只狼接着嚎叫起来，然后第三只……整整的一群！

看林人紧张得心一阵发紧：一定是那样，叶高尔卡被野兽跟上了。

“呜——沃呜——呜！……”

看林人急忙跑进屋。跑出来时，他手里拿着一支双筒枪。他把枪往肩上一搭，从枪筒里喷出火光，枪声响了。

狼叫得更响了。看林人留神地倾听——叶高尔卡会不会在什么地方放枪回答他？

这不是嘛！——“砰！”从林里，从黑暗里，发出一声微弱的枪响。

看林人跳起身，掮上枪，结上滑雪板，就向黑暗里，向传来叶高尔卡的枪声的那个地方，飞快地滑去。

森林里黑得能叫人哭出来！枞树枝抓他的衣服，戳他的脸，树木象一堵密密实实的墙，简直穿不过去。

狼群就在前面，在齐声嚎叫：

“呜呜——沃沃呜呜呜呜！……”

看林人停住脚步，又放了一枪。

没有回答，只听见狼嚎。

情况不妙。

他又穿过茂密的树木，向狼嚎的方向走去。

他刚刚想到：“既然狼还在嚎叫，那就说明，还没到他跟前。”这时狼嚎却一下子中止了，万籁俱寂。

看林人又往前走了几步，又站住了。

放了一枪，又放了一枪，听了很久。

静到那种程度，——连耳朵都觉得痛了。

往哪儿走呢？黑得要命，可是还得往前走。

他碰运气胡猜着往前走，越走，前面越黑。

他又放了几枪，又喊了一会儿。没有人回答。

他只好又迈开步子，从树木间钻过去，自己也不知道是往哪儿走。

终于他累得精疲力尽。嗓子也喊哑了。

他停在一个地方，不知道该往哪一边走，——他早已辨别不出，家在哪一边了？

他定睛仔细看看周围：好象树后有个小火亮？也许，那是狼的眼睛

在闪烁放光?

他一直朝亮光走去，竟走出了森林——前面是一块空地，空地中间有一所小木房。小窗子里亮着灯光。

看林人看见这所小木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小木房是自己的家。

这么说，他摸黑在森林里绕了一个圈子。

他走到院子里，又放了一枪。

没有回答。狼也不嚎了，静悄悄的。可能在分食猎获物。

儿子一定没有命了!

看林人甩下滑雪板，走进屋里，连皮袄也不脱，就这样坐在板凳上。他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呆然不动。桌子上的油灯冒了一阵黑烟，闪烁一下，就熄灭了。油灯熄灭，看林人都没有发觉。

小窗外的天色发出朦胧的鱼肚白色。

看林人站起身来，他的模样变得很可怕：一夜之间他竟衰老了，背也驼了。

他往怀里揣上一大块面包，拿起子弹和枪。

他走到院子里，天已经亮了。白雪闪着光。

雪地上印着叶高尔卡的滑雪板踏出的两道沟痕，从大门口开始，向前延伸着。看林人细心地瞧了瞧，挥了一下手，想道："要是昨天夜里有月亮，也许我顺着滑板的痕迹就找到叶高尔卡了。哪怕去把尸骨拾回来呢！不过，也可能他还活着？（有那种情况呀!）……"

看林人绑好了滑雪板，顺着叶高尔卡的滑雪板的痕迹跑去。

沟痕向左拐，顺着林边往前。

看林人沿滑雪板的沟痕飞快地滑着，一路用眼睛在雪地上寻找。

一个脚印，一个爪痕，他也不放过。他观看雪地就象阅读一本书似的。

在那本书上记下了叶高尔卡昨夜遇到的一切事情。看林人看了雪地，就全明白了：叶高尔卡经过哪里，干了些什么事情。

喏，小伙子沿着森林边跑过去了。在一边雪地上，印有纤细的十字形鸟脚趾头和尖尖的羽毛。

这说明叶高尔卡惊起了一群喜鹊。喜鹊曾在这里捕鼠——周围到处是野鼠绕来绕去的脚印。

在这里，叶高尔卡把一只小兽从地上撵到树上去了。

一只松鼠曾在雪面冰凌上蹦跳。这是它的足迹。松鼠的后脚长，脚印子也是长长的。当松鼠在地上跳的时候，它的后脚伸到前脚的前面。它的前脚又短又小，——脚印子是一些小点点。

看林人看出：叶高尔卡把一只松鼠追到树上去了。就在那里把它打死了。松鼠被打死后，从枝枝上掉下来，落在雪地上。

"小伙子打得够准的！"看林人想道。

看林人又看出：叶高尔卡在这儿捡起猎获物，然后继续向森林里走去。滑雪板的沟痕在林中绕了几圈，通向一块宽敞的空地。

看来叶高尔卡曾经在那块空地上辨认一些兔迹。

兔子的脚印密密麻麻：又是兜圈子，又是耍滑头——跳跃。不过，叶高尔卡没看透兔子的诡计——滑雪板的沟痕从兔迹上一直穿过去了。

喏，前面的积雪向两面掘松了，雪地上有鸟的脚印和一个烧坏了的填弹塞。

这是雷鸟的痕迹，这儿曾经有一大群雷鸟把身子埋在雪里睡觉。

雷鸟听见叶高尔卡的声音，惊得飞起。叶高尔卡放了一枪。所有的雷鸟都飞走了，只有一只“吧嗒”掉在地上，看得出来它怎样在雪地上挣扎了半天。哎，这猎人成长得还真够帅的！——打下了正在飞的鸟！这样一个猎人连狼群都能打退的，不会白白地做它们的牺牲品。

看林人匆忙向前滑去，两条腿自己就紧赶慢赶地飞跑着。滑雪板的沟痕把看林人带到一棵灌木跟前，就中断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

叶高尔卡在灌木后站住了。滑雪板在一个地方踩了半天，然后他弯下腰，把一只手伸到雪里，后来又往旁边跑去了。

滑雪板的沟痕一直往前延伸了四十来米，以后开始绕着走。嘀，这儿有野兽的脚印！跟狐狸脚印一样大，有爪子……

这是什么怪兽？有生以来没见过这种脚印——脚掌不大，爪子却足有一俄寸长，跟钉子似的直溜溜的！

雪地上有血迹——再往前，这只兽用三只脚走去了。叶高尔卡用弹药将它的右前脚打伤了。

在这儿，叶高尔卡绕着灌木跑，追那只野兽。

在这种情况下，小伙子还能想到回家吗？猎人怎能丢下打伤的飞禽走兽？但是，那究竟是一只什么野兽呢？它的爪子也太大太长了！要是从灌木后伸出这样的利爪朝肚子一抓怎么办……小伙子还用得着它抓许多次吗？！

滑雪板的沟痕越来越深入林中——穿过灌木丛，路过树墩子，绕过被风刮倒的大树，很可能撞在多节的树木上，把滑雪板折断哩！

唉！没有经验的小伙子！难道是为了节省弹药么？在这块树根翻在外

头的地方，找到野兽应该从这后面再补上一枪，把它打死。就没处逃了。

用手捉，怎么能很快地捉住？你向受伤的野兽伸一下手试试看！受了伤的兽类，连一只田鼠都不能让你用手捉它的！这只野兽，看来还挺重——它在雪地上踩出的脚印，都是一些很深的小洞。

这是什么？下雪了吗？糟了！雪将把痕迹掩埋，那时可怎么办？

得快一点！得快一点！

那只野兽的足迹在森林里兜着圈子，绕着弯儿。滑雪的人在后面追。看不到终点。雪却是越下越大。

前面出现透光的间隙，树木稀疏一些了，树干变得更粗一些。在这里，新雪将更快地把足迹掩埋上，越来越看不清，越来越难认。

喏，好容易叶高尔卡在这儿追上了野兽！这块地方的积雪踩结实了，积雪上有血迹和灰色的硬兽毛。

应该仔细瞧瞧兽毛，研究一下那是一只什么野兽？不过，这里的踪迹可不大对头……小伙子两个膝盖朝下跌在雪地上了……

前面是什么东西竖在那里？

一根滑雪板！又一根滑雪板！雪地上有窄窄的深坑：叶高尔卡准是一跑一陷……

忽然，前面，左边，右边，横下里，到处是大步跑的脚印，很象狗的脚印。

是狼！该死的狼，追上了叶高尔卡！

看林人站住了——他右脚的滑雪板撞在一件硬东西上。

看林人仔细一看：是叶高尔卡的单筒枪扔在地上。

原来如此！小伙子拼命掐住了那只野兽的脖子，火枪也从手里掉了下去，就在这当口，狼群赶上了他……



完了，看林人望望前面——哪怕拾一片撕碎的衣服回去呢！

树后好象有个灰幢幢的影子一晃，紧跟着，从那里发出闷声闷气的咆哮声和吠叫声，就好象有两只狗在打架似的。

看林人挺直腰板，从肩上摘下枪，向前冲去。

树后有两只狼，龇着牙，竖起毛，正在争一堆鲜血淋淋的骨头。旁边还有几只狼，有的躺着，有的坐着……

看林人恐怖地失声惊叫起来，连瞄准也来不及，同时用双筒枪就胡乱放了一枪。

枪托猛撞在他的肩上。他打了一个趔趄，跪下去，跌在雪里。

火药的青烟消散时，狼已经不见了。

枪声震得他耳朵里嗡嗡直响。透过嗡嗡声，他觉得好象听见了叶高尔卡的悲凄凄的声音："爸爸！"

不知为什么，看林人摘下了帽子。雪花落在眼睫毛上，使他看不清。

"爸！"他觉得自己清清楚楚地又听见了叶高尔卡的低唤声。

"小叶高尔卡！"看林人吃力地喊了一声。

"爸爸！帮我下去！"

看林人惊吓得跳了起来，转过身……

活生生的叶高尔卡坐在一棵大树的枝子上，两只手紧抱着粗粗的树干。

"孩子！"看林人叫了一声，他忘记一切地向那棵大树奔过去。

叶高尔卡已经冻僵了，他象个麻袋似的笨拙地跌在父亲的两臂上。看林人将叶高尔卡背在背上，一口气跑到家。在半路上，他还不得不停下一次，因为叶高尔卡缠着他，用微弱地声音不断地咕哝同一句话：

“爸，把我的火枪捡回来，火枪……”

炉里的火熊熊地燃烧着。叶高尔卡躺在炕上，身上盖着重甸甸的熟羊皮。他的眼睛闪光，身子烧得滚烫。

看林人坐在他的脚边，用小碟子喂他热茶喝。

“我听见狼离我很近，吓得够呛！”叶高尔卡讲道，“火枪从我手里掉了下去，滑雪板也陷在雪里了。我干脆就把它们丢下了，爬上了跟前的头一棵树。这时候，狼群已经到眼前了。那些该死的，把牙齿咬得格吱格吱响，直往上窜，想够到我。爸爸！好家伙，真可怕！”

“别说话，孩子，别说话，小宝贝！不过，神枪手，你告诉我，你打到了一只什么野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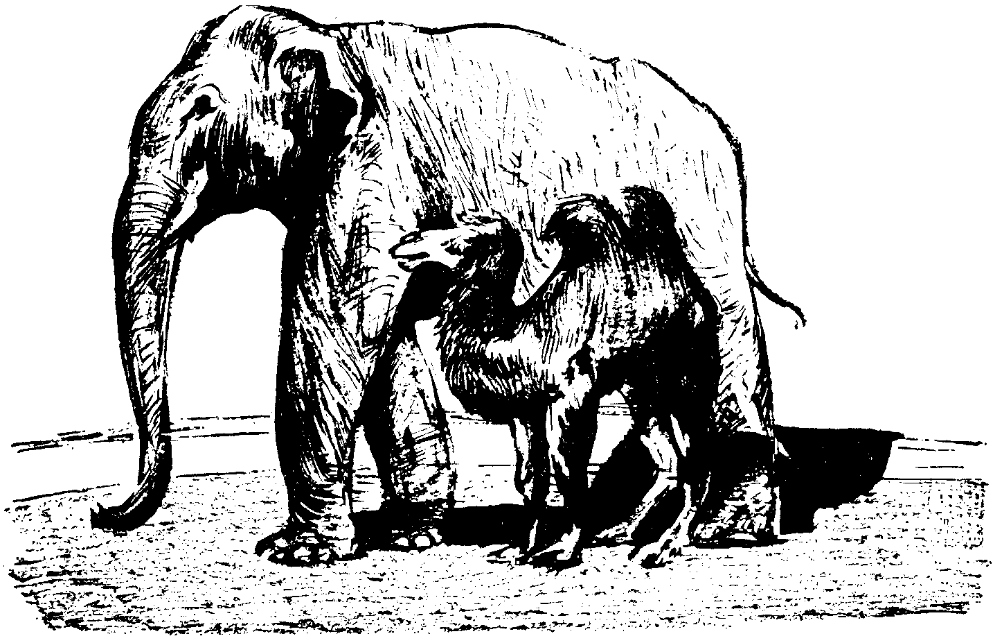
“爸爸，是獾子！一只壮壮实实的獾子，足有你的母猪那么大。你看见爪子印了吗？”

“你说是獾子呀？这我可没料到。可不是嘛，獾子的脚有爪子。瞧它那个迷糊家伙，天稍微暖和一点儿，就从洞里跑出来了！天气严寒的时候，它冬眠，冬天很少出来。你等着，到春天，我带你去看看它的洞。獾的洞可考究极了。狐狸无论如何也挖不出那样的洞。”

但是，叶高尔卡已经听不见了。他的头歪在一边，眼睛自己就闭上了。他睡着了。

看林人把小碟子从儿子手里拿过来，把羊皮给他盖严实一些，然后望望窗外。

窗外起了大风雪。白皑皑的轻盈的雪花，在空中不停地落着，落着，旋舞着——白雪掩埋了森林里的杂乱的足迹。



大象演员马格斯

狗数学家坐在桌前，做加减乘除的习题。狗猎师掮着枪，背着猎囊，用两条腿走路，还牵着一条极小极小的小狗——小猎狗。几只狗骑在一匹鬃毛蓬松的小马背上，奔驰着。

一只猫和几只大老鼠在一起演一出滑稽戏，它与它们和平共处。

一群毛皮光滑、动作活泼的海象在抛球玩。

一只高大的袋鼠正在和人拳斗。

这是怎么回事？是童话中的场面，还是在做梦？

都不是。

这是马戏团里的情况。驯兽师杜洛夫在指挥他那些四条腿的朋友表演节目。

杜洛夫对他那些动物演员说话的时候，声音又友好又安详。所有的动物演员——从极小的袖珍小狗到行动笨拙的马格斯，都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指挥。

马格斯是一头母象。

杜洛夫刚得到马格斯的时候，它还是一头没受过教育的、野性难驯的九岁小象。

现在马格斯已经完全长大了。它学会了象坐椅子似的坐在台座上。它还会一边吹口琴，一边在自己的音乐伴奏下跳舞。也会在乐队的伴奏下跳华尔兹舞。它是个很出色的演员，能用长鼻子卷起一把巨大的刮脸刀，表演一出刮胡子戏——象个真正的理发师哩！随后，再给它往头上戴一顶红制帽，腰里别一个手枪皮套，脖子上挂一只哨子，扮作民警的马格斯就走上台来了。

它把不听话的小马驹送回家。

但马格斯最拿手的好戏，还是压轴那一出。它一上台，就象个骑士似的屈膝跪在它主人面前，主人穿了浑身上下银光闪闪的衣服，向它走过来。这只庞然大兽，竟温存地用长鼻子，将全身放光的主人卷起，举到空中，在观众热烈的鼓掌声中，态度庄严地捧着主人走下台。

马格斯的这些本事，都是杜洛夫教会的。教的时候，杜洛夫连一下也没有打过它。

马格斯最要好的朋友，是漂亮的骆驼叶卡切丽娜。

有时候，两位好朋友一同上台表演。从马戏院的圆屋顶下，传来乐队的节奏分明的悠扬乐曲。大象用长鼻子拉着骆驼的细尾巴，于是这一对笨头笨脑的演员就大模大样、不慌不忙地绕圈跳起华尔兹舞。

音乐停歇时，华尔兹舞也结束了。马格斯和叶卡切丽娜俩走到台边，屈起后腿，坐下休息。

马格斯寂寞了

马格斯与叶卡切丽娜要好得难舍难分。因此，当驯兽师带着动物演员们转移到另一座城市时，大象和骆驼总是一块儿走。

有一次，杜洛夫带着所有的四条腿演员，来到莫洛托夫市。马格斯被从火车上被牵下来，送到马戏院，放在兽槛里。叶卡切丽娜没来得及当天下火车，在车上待了一宿，第二天才到马戏院去。

杜洛夫在旅馆里过夜。

第二天早晨，杜洛夫到马戏团去时，看见马路上围了一群男孩子。大象马格斯站在人群中，兴致勃勃地挥舞着长鼻子。

原来，马格斯离开了叶卡切丽娜，感到非常寂寞。

它无事可做，实在闷得慌，就连夜拆起兽槛的木头栅栏来。它把木板堆成一堆，按着又用长鼻子推倒下半截砖墙，然后从兽槛里走了出夹。

从此，只要把马格斯和骆驼叶卡切丽娜一分开，马格斯就好象要发狂似的。它用长鼻子把兽槛和大门拆个乱七八槽。四只足有一普特[①]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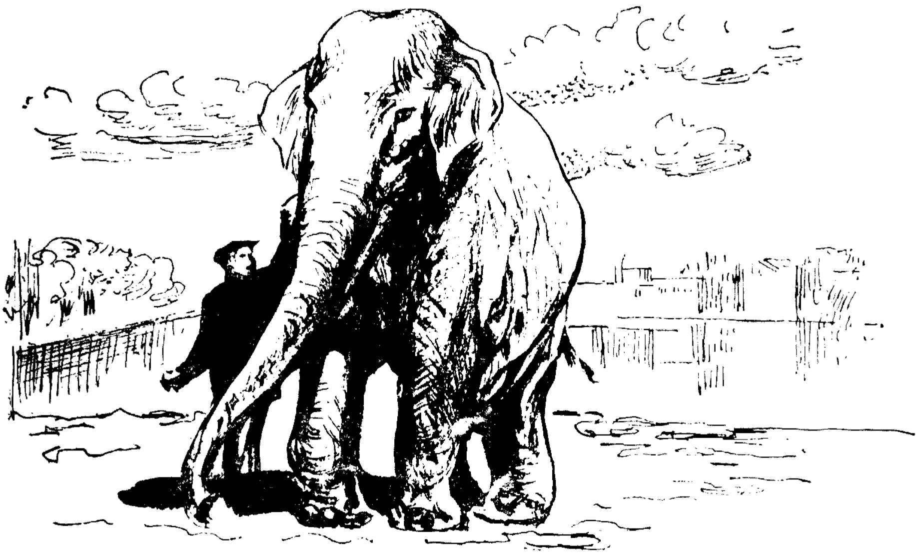
① 一普特等于 16.38 公斤。——译者



的大脚板跺得山响，把地板都踩塌了。它离开好朋友叶卡切丽娜，简直活不下去了。

马 格 斯 淘 气

马格斯是个淘气包。它体重一百五十普特，换句话说，差不多有两千五百公斤，这等于五十个人堆在一起那么重。难怪它淘气时开的玩笑分量也不轻哩！



在斯维德洛甫斯克演出的时候，杜洛夫带马格斯到小河边去洗澡。马格斯一下水，立刻觉得很自由，心花怒放快，活极了。

马格斯把长鼻子伸进水里，在河底上摸索了一阵子，朝人们望望，然

后举起长鼻子，拼命向他们一喷！

好家伙！这可怎么啦！沙子象落雨似的，小石子象下雹子似的，撒得岸边的人满头满身。惊得人们四散奔逃。

马格斯十分得意。它重新把长鼻子伸进水里，这回吸了一鼻子水，然后象用消防队的水龙带救火似的，把长鼻子往左甩一下，又往右甩一下，向四面八方喷水。

怎么办呢？怎么管这个大淘气？沙子、石子加上大石块劈头盖脸地打过来，怎能走到它跟前去！

但是，杜洛夫拿定了主意。

他很勇敢地走下水去。

石头呼啸着从他身边擦过，每一块石头都可能打破他的头。

杜洛夫却绕到顽皮的马格斯后面，一把揪住他的大蒲扇耳朵。

象的力气比人大一千倍。象使劲一甩长鼻子，就能将人劈成两半，跟折断一根轻飘飘的芦苇一样。象也能轻而易举地用脚把人踩个稀巴烂，跟大马踩死蟑螂一样。但是象也可能象小孩子一样服从勇敢无畏的人。

马格斯感觉出揪它耳朵的那个人是主人，立刻显得很害怕，老老实实垂下了它那致命的长鼻子。

杜洛夫就这样揪着马格斯的大耳朵，把它拉到岸边。于是，这头庞然大物面带愧色，乖乖地被主人牵回兽槛里去了。

马格斯跟画家打交道

马格斯很好奇。嗬！别提它有多么好奇了！你走到它旁边去时，它

会马上把长鼻子伸进你的衣服口袋里去找一找，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什么它都要用长鼻子探一探，摸一摸，再尝一尝。

一位画家到列宁格勒来给马格斯画像。兽槛里很暖和。画家脱下皮里子短外套，挂在身旁墙上。

这位画家画画的方法很特别——他每次画动物，总是从尾巴画起。

象是很大的动物。画家画完尾巴，画左后腿，然后画右后腿，终于画到了背部。这时，他忽然需要使用橡皮。他那块橡皮就放在皮外套口袋里。

画家转过身子，把手向墙上伸去，哪知他发现，皮外套不翼而飞了。

“来人哪！”画家大叫起来，“捉贼呀！闹贼啦！”

杜洛夫手下的职工们听见喊叫声，急忙跑过来。

“快堵上所有的门！”画家嚷道，“贼把我的皮外套偷走了！”

“公民，请等一等！”一个职工说，“瞧！那不是您的皮外套吗？！马格斯用嘴叼着哪！马格斯！你这坏小子！真不害羞！快给我外套！”

这骨节眼儿，“小偷”正准备大嚼这软乎乎的皮玩艺儿哩！当它看到它的鬼把戏已经被人戳穿，它只好用长鼻子把皮外套从自己嘴里卷出来，交给主人。

大伙儿劝了半天，好容易才劝得画家不生气了。

大 象 和 老 鼠

马格斯常常从参观者的头上摘下各种帽子，塞在自己嘴里咬几口尝尝。

有一天，它从一位公子哥儿手里夺过来一根贵重的手杖。这根手杖

是青檀木做的，整个镶着银。只一秒钟工夫，马格斯就把手杖折成两段，也送进嘴里尝一尝。

不久前，到莫斯科去的时候，由于它的顽皮，更差一点儿惹出一场大祸。

不过，我得先告诉你们，马格斯怕什么东西。这才叫奇怪哩！

这么大的大象，它害怕什么呢？

象从来也不主动进攻谁，象是一种既温和又善良的动物。

在故乡的密林里，野象彬彬有礼地向一切迎面相逢的动物让路，即使是小动物也不例外。

但是，如果有谁把象激怒了，侵犯了它，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最凶猛的野兽也甭想能打过它。

不过，奇怪的是：所有的象都害怕弱小的小动物。象竟会害怕连猫都很容易征服的弱小动物。

象怕老鼠。

假使有一只老鼠钻进兽槛，那马格斯说什么也不肯卧下睡觉了。

它就那样站着打盹。哪怕得站一个月呢，它也这样熬着。这当然对它的健康很有害。

象只消用大耳朵一扇，就能将小老鼠打死。不过，这种事情并非永远是由力量来决定的。

当你看见象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它的脚。它的脚象柱子似的。脚的前部成蹄形，象趾甲一样。印度象的前脚蹄子分五瓣，后脚蹄子分四瓣。

那还的确是趾甲或爪子。象还有脚趾头呢：前脚有五个趾头，后脚有四个趾头。象的趾头隐藏在里面的皮底下，从外头看不见。

象脚从上到下覆着一层很结实的厚皮，只有趾头之间脚心上的皮又嫩又薄。

象站着的时候，脚心受到保护。可是它如果它一躺下，那么脚心就露在外面了，随便一只小老鼠都能钻到象趾头间的深窝里去，搔脚心，甚至于用牙齿啃那块娇嫩的皮。这样一来，象很可能会因流血过多而丧命的。

因此，大象怕小小的啮齿类动物老鼠。

马格斯的消遣

马格斯非常听主人的话。有一天，主人把马格斯牵到兽槛里，把它放在骆驼叶卡切丽娜旁边，吩咐道：

“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

马格斯就在那儿呆着。

假使它想拆掉木栅栏，或者捣破兽槛的门，那真是不费吹灰之力。那样，它就可以在马戏院里到处游逛，爬到地势高一些、没有老鼠的地方去。

老鼠实在讨厌。兽槛里有的是老鼠，眼看着它们在脚跟前窜来窜去，哎呀呀，讨厌死了！……

可是主人吩咐过：

“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

马格斯只好在那儿站着不动，它在那个地方站了一夜。

兽槛里别的动物多么好——它们都不怕小啮齿类动物；它们都躺下睡觉了，听不见地板底下的吱吱叫声。

管理员也挺舒服——隔着墙就能听见他在墙那边打鼾的声音。

马格斯也想睡觉，但是怎么也睡不着。它刚打个盹儿，敏感的耳朵就听见墙角里窸窸窣窣地响。马格斯打个哆嗦，就惊醒了。

不行，干脆别睡了！

马格斯当然不会这样想，如果它是人的话，它也许会这样想，可是，马格斯是一头象啊！

它什么也没有想，只是站在那儿发闷。它实在闷得准受，就开始研究周围的东西，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供它消遣的？

这是一道木板围墙，主人禁止破坏围墙。这是锁头，象鼻子的尖端象敏感细致的手指头似的，马格斯用鼻尖摸了摸冰凉的铁锁头，觉得很不舒服。不好，没有意思……

墙上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那是一面光光的潮湿的墙。

下面，墙根底下地板上，那是什么呢？好象也是一件冷冰冰的叫鼻子感到不舒服的东西。不过，它可真长，真大呀！里面还发出一种响声哩！

这倒挺有意思！



应该用长鼻子探探它，试试看……

马格斯干脆不睡了——它给自己找到了消遣的办法。

所有的动物演员都睡着了。

从墙那边传来管理员的鼾声。

*　　　　*　　　　*

从兽槛里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把管理员吵醒了。那个声音真奇怪。又是犬吠，又是猫叫，怒吼、咆哮、吱吱声、尖叫声、噗噗声、咳嗽声，还有一种叫人听了很难受的、很响的呱唧呱唧声。

管理员忙不迭跳下床，想不到“扑通”一声，两脚落在水里。这地上哪儿来的水呢?

难道说莫斯科河发大水，把城里淹了?

可是现在正是隆冬。

必须快一点儿叫醒所有的人——赶紧去救动物演员们!

管理员是个手脚麻利的人。半分钟后，他已经发出警报，并且跑进兽槛里去察看了。

好家伙!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地板上积存了很深的水。身材巨大的袋鼠跳到笼子角落里一只高木箱上，浑身抖作一团。骆驼叶卡切丽娜不住地呻吟，打响鼻，急得往墙上乱爬。五十只狗在围墙那一边齐声哀嗥。

这场骚扰的肇事者马格斯，却心安理得地站在没膝深的水里，美滋滋地用长鼻子吸水往自己的背上浇。

原来，马格斯因为太闷得慌，就用长鼻子折断了安装在兽槛墙边地板上的自来水管，自来水象喷泉似的从管子里喷射出来，把地板淹了。可怕

的老鼠也都逃光了。马格斯高兴极了。

管理员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止住了喷流的自来水，总算没有把所有的兽槛和动物演员们都淹没。

和马戏院经理谈判

这是很久以前发生在一座南方城市里的事情。那个时期，市场供应很困难，面包与其它食品都得凭卡片购买。想喂饱这各一大群动物，真是难事。因此，杜洛夫和马戏院经理订了合同，协议由马戏院供给全体动物演员饲料。

经理每天在一张食品单上签字，然后由杜洛夫手下的职工拿着这张证明到合作社去，领取喂四条腿演员用的面包、蔬菜和鱼肉。那些演员的食欲特别好。光马格斯自己，每天就要吃二十七公斤白面包和一大堆蔬菜。

有一天，马戏院经理（他是一个偶然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忽然毁约，拒绝继续供给动物演员饲料。

杜洛夫知道后，急得不得了。他立刻去找经理，想亲自和他谈谈。

马戏院经理的办公室，在一所石头房子的二楼上，杜洛夫心急火燎地跑上宽阔的大理石楼梯，象炸弹似的冲进办公室。

“请您马上在我的演员的饲料供应单上签字!”他向坐在桌前的一个大胖子高声喊道:“根据合同，您应该这样做。”

“我根本不打算这样做。”大胖子回答，他正是马戏院经理，“我现在准备毁掉合同，付给你们违约罚金。你们自己用这笔钱去买饲料喂你们的野兽吧!”

“可是，您要知道，”杜洛夫越发激动了，“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卡片！没有您的证明，合作社不肯卖给我食物的。”

“你们到市场上去买好了。”

“市场上什么也没有。”

“那我可管不着了。”

“您想让我的动物演员活活饿死。您明白吗？这是饲料单！您马上签字！”

杜洛夫隔着办公桌，把一张纸递给经理。

“我不签字！”经理说。

“不行，您得签字！您不签字不行！”

“不签！我不签字！”

“不行，您得签字！”

坐在周围的职工们个个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朝这边看，还有几个好奇心盛的人，从半开的门里探进头来张望。大家都想知道，杜洛夫和胖经理的这场争执，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告诉您，您必须签字！”杜洛夫喊道。

说到这里，他忽然把伸到办公桌那边的手缩了回来，他把饲料单往衣服口袋里一塞，就走出办公室。

“这样才对，他回心转意了。”经理满意地说。他知道自己的做法太理亏，因此很高兴，杜洛夫不再责备他了。

“大概没有我的证明，他也有办法解决问题了。”经理自安自慰地补充了一句。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出其不意地向职工们大喝一声。

一张张面孔又重新对着办公桌，好奇的脑袋也从门缝里消失了。关上了门。

大约有半小时光景，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打字机细碎的敲击声和胖经理的哼哧声。

忽然，经理仰起脸来仔细倾听。

从楼梯口传来了什么人的脚步声。那真是一种特别的脚步声——又重又稀。“嗵！”静一会儿。“嗵！”又静一会儿。“嗵！”

“我说，”经理向一个职工说，“您去看看，谁在上楼梯？”

一个职工从椅子上跳起来就往外跑。但是在这节骨眼儿，门自己敞开了，把他惊了个目瞪口呆。只见从门背后露出一条身躯柔软的灰色蟒蛇，紧跟着出现一个有两只大蒲扇耳朵的大脑袋——原来是有一个蛇一般的长鼻子的大象头。

“嗵！”半个巨大的象身子挤进门里来了。

“来……唉唉！……”胖经理说。他想嚷“来人呀！”可是舌头不听使唤了，声音也变得跟老鸦一样沙哑。

从办公桌后跑出来，又愣住了的那个职工，忽然变得动作非常敏捷，飞也似的逃到墙角里，钻到一把椅子底下。

“嗵！”又是一声“嗵！”于是整个大象站在办公室里了。神色泰然自若的杜洛夫跟在后面。

“来……唉唉！……”胖经理又嚷了一声，他的舌头还是不听使唤。

象又向前迈了一步。它那个重甸甸的大脑袋瓜儿伸到胖经理的办公桌上了。

“干，干……干什么？”胖经理费了很大劲，才前言不接后语地说出这

么一句话，“你，你们，要，要，要干什么？”

杜洛夫走到前面，站在象旁边。

“马格斯！”他平静地说，“告诉经理先生，我们要求他干什么。拿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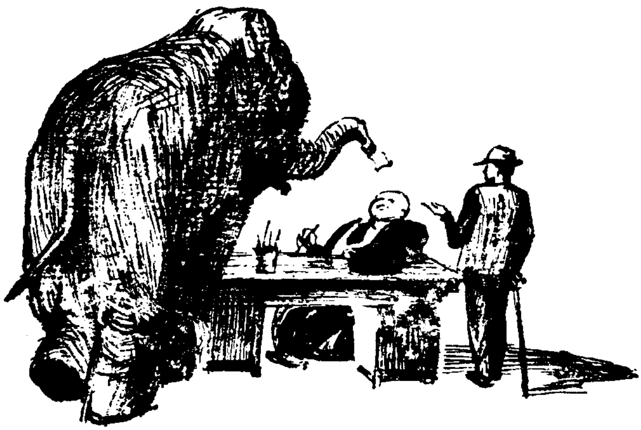
马格斯听见这两个字，就把长鼻子伸过去，从杜洛夫手里接过一张纸来，隔着办公桌递给经理，完全象不久前杜洛夫自己做的那样。

“快，快把这畜牲弄走！！”胖经理用一种破碎的声音说，“请，请快把它弄走，符，符拉吉米尔·格利高里也维奇！”

“您不在饲料单上签字，马格斯就不走。”杜洛夫态度坚决地说。

马格斯把长鼻子伸到胖经理的头前，使劲一喷，马上胖经理秃头顶上的几根头发就竖了起来。

胖经理吓得闭上了眼睛，但是他马上又睁开了眼睛，因为他觉出，象鼻子正探进他外衣的上口袋里找什么。



“马格斯希望能在您的口袋里找到一只小苹果。”杜洛夫解释道，“它最爱吃苹果，一顿能吃两普特。好啦，快签字吧！马格斯在等您签字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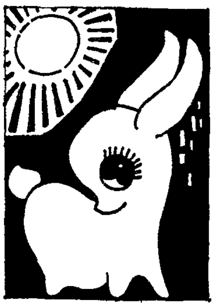
胖经理抓起钢笔，哆哩哆嗦地在饲料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从所有的办公桌后面，从半掩着的门外，甚至从墙角里那把椅子底下，都发出憋不住的笑声。

“谢谢您!”杜洛夫彬彬有礼地说。“现在我相信您不会再拒绝供给我们食物了。马格斯，咱们可以走了。”

大象慢慢吞吞地转过身子（办公室里的空地方刚够它转身子用），乖乖地跟在主人后面走了出去。

就这样，杜洛夫的四条腿演员们才没有挨饿。



统一书号：10051·1001
定　　价：　　0.30 元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珍爱书籍，开卷有益，请支持正式出版物。

《追踪》一校版，精确版面还原

全书由 凡剑（Ken777）OCR、校对、修图制作。

2009 年 09 月 14 日一校

Ken777
2009.09.14
eBook